

各相關語言的調查報告。然而西夏語的直接系屬是個尚在討論中的問題 (Delancey 1983, 西田 1986a、1986b)

本文不打算全盤檢討西夏語的語句結構，僅直接以動詞為觀察的基點。簡單的說，任何一個西夏語的動詞，可以改寫成如下形態表示 (參較西田 1986b: 85)：

(詞頭 (否定詞綴))		動詞語幹 (詞尾) ²		(願勿斬也) ³
𐰇	𐰃	𐰇	𐰃	
da ²	ti ¹	— ²	na ²	
	不	斬		

《孫子》所出現的動詞詞頭，共有如下十二字⁴。其中「W」表《文海》序號，「S」表索氏 (Sofronov, M. V.) 字典的序號，音標也是索氏的擬音，音標之後是該字的聲調及韻部⁵。

𐰇	W 3624	S 0693	da	2. 17
𐰃	W 1052	S 5047	ki	1. 30
𐰇	W 3801	S 4242	viə	2. 27
𐰃	W 4980	S 5042	riə	2. 77
𐰇		S 5479	a	
𐰇	W 0738	S 4975	na	1. 20
𐰇	W 4019	S 2431	ndin	2. 33
𐰇	W 1300	S 2988	ɣin	1. 36
𐰇	W 5017	S 5794	kin	1. 36

2 西夏語動詞語幹後附加的諸詞綴，可不止一種語序。請參考 kepping 1982，及下文的討論。此不深論。

3 語出《孫子本傳》51A-5。

4 kepping 1984 列舉的詞頭尚有一「𐰇」，此字《孫子》不見，故本文亦從略。西田 1986b 所謂「接頭詞形」有「𐰇」而無「𐰇」，他對「𐰇」的解釋與 kepping 頗有差距 (109)。

5 關於西夏語的音韻系統，龔煌城先生曾經多次發表修訂意見 (1981、1985、1986)，威信是較合理的構擬。這裏以方便查對索氏字典起見，仍用索氏擬音。

救	W 3954	S 3070	vjei	2. 32
救	W 3836	S 0653	ndr	2. 23
救	W 4793	S 5614	rie	2. 68

但並非凡出現上列諸字，都做詞頭解。下文將有討論，說明其中與詞頭同形，其實非是的用例（詳下文三）。

由於詞頭多數爲上聲字，而《文海》上聲部分今闕。所以十二個詞頭見於《文海》的，僅如下四則字義解釋⁶。字義解釋前的號碼是《文海研究》的索引號，後有同書發表的翻譯。

(1) 𪛗 W 1052 S 5047 kr 1. 30

38. 212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此者與而乃似語
者 與 似 語 助 是 也 助是也。

(2) 𪛗 S 5479 a

雜 9. 113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此者一也一也獨
者 一 也 一 也 單 獨 也 一 單也一也一也唯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也又語助之亦謂
也 一 也 唯 也 又 語 助 (之) 亦 也。
𪛗 𪛗
謂 也

(3) 𪛗 W 0738 S 4975 na 1. 20

28. 231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此者所也于也于
者 也 於 也 于 也 高 也從高往下之語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助是。
來 (之) 語 助 也

(4) 𪛗 W 1300 S 2988 𪛗 1. 36

48. 171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此者所用語助之
者 用 可 語 助 (之) 謂 謂。

6 關於《文海》的性質及其學術意義，得參考《文海研究》。

由以上四則字義解釋，可知《文海》作者的觀念裏：

(一)「𪛗、𪛘、𪛙、𪛚、𪛛」具有一個共通的性質，即「語助詞」⁷。

(二)「𪛚」一般作數詞「一」解，或單一、唯一之意。

(三)「𪛘」有自高處往下的趨向意義。

其中「𪛘」似乎是清楚的，用以表示動作自高向下。

「𪛘」出現在《孫子》中的用法，有些可以符合《文海》的字義解釋，如下列三例便是。以下列舉《孫子》的語料時，一概先標示出處頁碼、行數，次錄西夏譯文，再填入各西夏字的中譯，最後錄入漢籍原文。

(5) 10-7b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登高觀之
 ldɿə² mbrn² twu¹ a to² kian¹ te¹
 地 高 處 登 建 德
 𪛘 𪛙 𪛚 𪛛
 nga¹ riɿ¹ na¹ mbiow¹
 軍 馬 觀

(6) 12B-3b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秦人毒涇上流
 tshien¹ ndziwo² kɿn¹ ʒiɿ² kha¹ ndo²
 秦 人 涇 水 中 毒
 𪛘 𪛙 𪛚
 na¹ liwu² vie¹
 投 爲

7 請參考 kepping 1968: 290 「This means that the Tanguts themselves accepted the verbal prefixes as auxiliary words with one and the same meaning。」另外他認為《同音》的注解表示，加詞頭與不加詞頭的動詞有「完成：未完成」的關係。其實《同音》有四處以「𪛗 𪛘 / 語助」解釋詞頭，分別是：

10A3 𪛘 𪛙 𪛚 注下

13B1 𪛘 𪛙 𪛚 注下

16B7 𪛘 𪛙 𪛚 注下

43B5 𪛘 𪛙 𪛚 注下

另外 25A5 𪛘 𪛙 注右 (𪛘 S1933 xwa 2.14 義「何」)

- (7) 14A-2b 纒 纒 抵 散 蔽 務 敝 溺死者數萬
 tha¹ mbu¹ nɿə¹ sɔ¹ khɿ² ʒɿɿ¹ ndzɿwo²
 彼 因 二 三 萬 餘 人
 纒 緇 殺 斃
 ʒɿɿ² kha¹ na¹ ɣɿɿ¹
 水 中 墮

例(5)爲杜牧注語，謂唐太宗登高處，向下觀測竇建德的軍陣；「殺」果然有由高向下的意義，而「務」正是由下向上的意義。例(6)的向涇水投毒，例(7)的墮入水中，「殺」亦顯得可以有由高處向下的意義。然而也有如下的用例：

- (8) 5B-7a 務 緇 殺 毘 絳 蔽 蔽 一高一下者爲阻
 a mbi² na¹ mbrn² ku¹ lɿwe² ngu²
 低 高 則 阻 也
 (9) 22B-2b 緇 殺 緇 緇 務 緇 殺 險者一高一下之
 ka² kɿ² ta¹ ldɿɿ² a mbi² na¹ 地
 險 者 地 低
 毘 蔽
 mbrn² ngu²
 高 也

如果「殺」的確是表趨向的詞頭，以平地爲基準，(8)、(9)兩句的「殺毘」可以表示地勢的「隆起、高起」，則「殺」應是由下向上的意義。至少非如(5)~(7)例，有由上向下的意義。此外(8)、(9)兩句的「務」也與例(5)的由下向上的意義不合⁸。若說「殺、務」確實爲表示相對趨向的詞頭，上述現象就很費解了。至於其餘十個詞頭是否皆有趨向意義，定向爲何？披閱學者相關的研究，他們或異或同的推論，與實際語料每有不盡符合處（詳下文）。

《孫子》本文另有一處極具關鍵意義的語句，即例(10)：

8 kepping 認爲這裏的「緇、毘」是形容詞，「務緇殺毘」是習慣用法(1979: 296~299)；也就是說她認爲(8)、(9)兩例需要別尋解釋。但這樣並未解決問題。

(10) 40A-2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焚舟破釜，若驅
ndzɿe ¹	piu ²	riə ²	tɿə ²	ɿin ²	lo ²	lhew ¹	羣羊，驅而往、
船	燒	鑄	破	羊	羣	牧	驅而來，莫知所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之 ⁹ 。
su ²	kr ¹	nɿn ²	viə ²	nɿn ²	ɿie ¹	tɿei ²	
如		驅		驅	往	處	
𢇛	𢇛	𢇛					
mr ¹	nda ²	phi ¹					
迷	誤	令					

例 (10) 顯示同一動詞「𢇛」，加詞頭「𢇛」表「驅而往」，加詞頭「𢇛」表「驅而來」。根據對譯的關係，似乎很可以斷言「𢇛」表示離開施動者，「𢇛」表示朝向施動者¹⁰（比較下文例 (39)~(43)）。亦即「𢇛、𢇛」恰好是一對表相對方向的動詞詞頭：「𢇛」相當於德文的「hin-」，即「往、去」；「𢇛」相當於德文的「her-」，即「來」。然而上述推論，若施諸他處，卻未必皆能有效的解釋語料。如：

(11) 5A-5b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魏武用荀攸計，
we ²	ɿu ²	ndzwr ¹	xɿu ¹	ɿeu ¹	ɿin ¹	tɿie ¹	焚燒紹輜重。
魏	武	帝	荀	攸	(之)	計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ldɿe ²	viə ²	ni ²	ndzr ¹	ndr ²	tɿiei ²	ldɿə ¹	
謀		聽	準	備	輜	重	
𢇛	𢇛	𢇛					
kr ¹	piu ²	viə ¹					
	燒	爲					

9 《孫子兵法·九地篇》，這裏有異文，詳下文說明。

10 當然此例漢籍原文，可以是泛說「趕來趕去」；未必有定向的意義。但泛說的「來、去」雖不必表示對立的方位，其爲趨向之表示並不因此改變；所以不影響這裏的討論。又根據黃布凡對木雅語的描述，亦稱「兩個詞根相同，方向前綴對立的動詞組成的並列關係詞組，除含動詞詞根原義外，還有動作頻繁，無一定方向的意義（1985:70）」，請參考。

- (12) 9B-5b 隄 蔭 蔭 倂 倂 報 倂 峻惶恐，即日開
 keu¹ si¹wen¹ da² lde² we² ɣa¹ viə² 城門降。
 高 峻 懼 城 門
 數 變 數
 phe² kr¹ ɣôn¹
 開 降
- (13) 54A-3 獍 列 數 數 數 叢 遺 於是乃以田忌爲
 mbu¹ thɿe¹ ki² kr¹ ʒəu² nga¹ mbɿu² 將，而孫子爲師
 乃 田 忌 遣 軍 將 居輜車中，坐
 數 將 蔭 蔭 蔭 叢 叢 爲計謀。
 riə² viə¹ swen¹ pēn¹ ndzɿe² no² da²
 爲 孫 膾 夫 子
 獍 叢 倂 倂 倂 叢 叢
 we² ko¹ tshɿau¹ viə² ndzu² tshɿe¹ ldɿe²
 爲 車 上 坐 計 謀
 將 叢
 viə¹ phi¹
 爲 令
- (14) 13A-1b 倂 倂 倂 倂 倂 倂 倂 公乃夜鑿險爲地
 na¹ khɿu¹ pha¹ tshɿa¹ viə² tshɿo¹ ko¹ 道，悉過輜重。
 夜 下 別 道 鑿 車
 倂 倂 倂
 ldɿe¹ viə² ʒa²
 重 過
- (15) 17A-1a 倂 倂 倂 倂 倂 倂 倂 我若但知突圍而
 trɿn¹ ɣwɔ¹ kr¹ tshɿo¹ ku¹ nga¹ mɿɿe¹ 去，志必懈怠。
 若 圍 突 則 軍 卒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a ʃiei¹ ta¹ ɔwei¹ nɛ¹ lhɛ¹
 法 走 戰 心 悔

若比照上文的解釋，我必須說例 (11) 是「聽進來……燒過去」、例 (12) 是「開進來……降出去」、例 (13) 是「派出去……坐進來」。文意可通，但已經不自然了。像「聽、燒、開、坐」這些動詞如其有方向性，而且有定向，似乎只能訴諸習慣用法。而像例 (14)、(15)，同一「𢵑 / 𢵑 (突)」字，一加「𢵑」、一加「𢵑」，如其表示方向，卻看不出有相對的一來一往的區別。若有，勢必得先有判分的基準點。則前文以「施動者」為基準點的假設似乎是不合適的。事實上，單看這幾個用例，除例 (15) 牽涉假設語氣之外，其餘四個句子，與其認為動作有方向性，不如說動作業已完成來得直截了當。然則這裏還遭遇「𢵑、𢵑、𢵑」三個詞頭的解釋，若皆有定向，如何判分；若表動作業已完成，根據什麼原則使用不同的詞頭？最令人困惑的是，假令「𢵑：𢵑」是一對相對方向的詞頭，前文所說竟與 kepping 的譯解適相反，她認為 (1984: 215)：

𢵑：可以跟表示近處的動詞構成完成體形式。

𢵑：可以跟表示遠處的動詞構成完成體形式。

而較早的時候，她判分這對詞頭的定向時，引用的正是例 (10)，她說 (1968:293¹¹)：

結論認為，「𢵑 kr¹」表示向近處、「𢵑 viə²」表示向遠處，主要的根據是下面的例證：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ndziə¹ pu² riə² tiə² ɔɪn² lo² lhew¹ su² kr¹ nɪn²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𢵑
 viə² nɪn² ʃiei¹ tɛi² mɪ¹ nda² phi¹

焚燒船、打破鍋子；驅趕你的軍隊猶如羊羣，任意趕向這邊或那邊，趕得軍隊不知自己將被趕到哪裏。

11 這裏引用的是 Grinstead 的英譯文。譯者既明示原文發表於 1968，本文提及概稱 kepping 1968。又此例尚可參考 kepping 1979: 299-301。

在這個句子裏，動詞「敵 nin^2 驅」加不同的詞頭「𦍋 kr^1 」和「𦍋 $viə^2$ 」

用了兩次。對應的漢籍原文是「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

這裏她引用的《孫子兵法》的原文是「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與我前引文的版本略異。然而從她的敘述看來，異文並不影響她對（驅）而往驅而來「一往一來」的瞭解。事實上她在《夏譯孫子兵法研究（Сунь Цзы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e）》一書中，對西夏譯文與漢籍原文都作了俄譯（1979: 164）：

40A-3

〔Полководец〕 сжигает
統帥 焚燒

(143A-10) 〔Полководец〕

統帥

корабли, разбивает котлы,
戰船 打破 鍋子

сжигает корабли, разбивает
焚燒 戰船 打破

//гонит 〔Войско так〕, словно
驅趕 軍隊（這樣） 如

котлы, гонит 〔войско〕, словно
鍋子 驅趕 軍隊 如

гонит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 〔то〕
驅趕 羣羊 時而…

гонит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 то
驅趕 羣羊 時而…

погнал сюда, 〔то〕 погнал
趕向 這邊 …時而 趕向

погнал туда, то погнал сюда,
趕向 那邊…時而 趕向 這邊

туда, 〔но〕 делает так, чтобы
那邊 但是 做 （這樣） 致使

〔и〕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куда.
而（誰）無人（不）知 哪裏

〔войско〕 пребывало в
軍隊 處 於

заблужде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迷惑中 關於 （那）

куда 〔его〕 гонят.

哪裏 他 驅趕

左邊表西夏文「𦍋敵𦍋敵」的俄譯為「— 〔то〕 погнал сюда, 〔то〕 погнал туда,」時而趕向這邊，時而趕向那邊，「這邊」在前，「那邊」在後；而右邊表中文「（驅）而往驅而來」的俄譯則為「— то погнал туда, то погнал сюда,」

該文載於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內藤博士頌壽史學論叢》。一九六〇年聶斯克的遺作出版，收有〈語彙、文法諸資料〉一文，又多得助詞「𐽀、𐽁、𐽂」三字¹⁵：

a 𐽀：置動詞前、表預設、可能性、未來時。

b 𐽁：有終期完成的意思。

c 𐽂：置動詞前，表示未來可能……但是。

一九六六年西田龍雄的《西夏語的研究Ⅱ》出版，首次將「𐽃、𐽄、𐽅、𐽆、𐽇、𐽈」一併作詞頭解（277-280, 577-580；又見 1986b: 88-89）：

𐽃：過去完成、進行；表示過去已經發生，而且還在持續中。

𐽄：過去完成；表示過去業已發生，但和繼發的事件沒有直接的關係。

𐽅：未來進行；表示欲其實現。

𐽆：強調動作正在進行中。

𐽇：表示動詞的客體，行為所及的對象。

𐽈：表示充滿、覆蓋，由上向下的動作。

另外又以「𐽉」為句中助詞，表示對格（1966: 258, 283-284）。「𐽊」則認為是動詞之屬，其義為「仰、獻」（1966: 258）。

一九六八年索夫洛諾夫 (Sofronov, M. V.) 在他的巨著《西夏語的語法》中¹⁶，指出西夏語有兩套前綴，其中

𐽋、𐽌、𐽍：構成動詞的過去時。

𐽎：構成動詞的完成始動體。

𐽏：構成動詞的完成體。

𐽐：構成動詞的一次完成體。

另一套「𐽑、𐽒、𐽓、𐽔、𐽕」則為希求式前綴。但表示還不十分清楚西夏語的希求式為什麼要用五種不同的前綴。同年 kepping 提出〈西夏語的體範疇〉

15 即 Nevskij, N. A. 中譯名尙有聶歷山、聶利山者。這裏有關聶斯克的資料轉引自西田的日譯（1966: 256-258）。

16 Sofronov, M. V. Grammar of the Tangut Language, 1968, 此引自 kepping 1984: 215-217, 221. 並參考 kepping 1968: 284 及西田 1986: 89。

一文，認為「𪛗、𪛘、𪛙、𪛚、𪛛、𪛜」為動詞完成體的詞頭，與表示動作在空間的方向有關。

一九七九年 kepping 的《夏譯孫子兵法研究》出版。她在書中肯定的指稱「𪛗、𪛘、𪛙、𪛚、𪛛、𪛜」為表完成體的詞頭 (287-303)：「𪛗、𪛘、𪛙、𪛚、𪛛、𪛜」則為表希求式的詞頭 (366-368)，兩組詞頭不能同現。但是關於「𪛛」又說也許是助詞，尙未能明確指稱其功能 (303-307)。到了〈唐古特語表示動作方向的範疇〉文出，始肯定如下結論 (kepping 1984: 216-217¹⁷)：

	完成體前綴	希求式前綴
向上	𪛙 a ¹	𪛘 'in ¹
向下	𪛚 na ¹	𪛛 nɪn ²
向近處	𪛗 kɪ ¹	𪛘 kin ¹
向遠處	𪛚 vɿə ²	𪛙 vɿei ²
趨向說話者	𪛜 ndr ²	𪛗 ndin ²
離開說話者	𪛘 tha ²	?
不表示動作方向	𪛛 rɿə ²	𪛚 rɿe ²

她並且認為：

- (1) 每個希求式前綴只跟一定的動詞群結合；
- (2) 這樣分出的動詞類別跟我們據與完成體前綴結合的原則分出的動詞類別是吻合的；
- (3) 希求式前綴在起源上看來跟完成體前綴一樣，也跟動作方向有關；
- (4) 每個完成體前綴都只有一個相應的希求式前綴。

她並引據現代普米語、羌語、嘉戎語表示動作方向的範疇，而稱西夏語的發展進程，可以證實沃爾芬登本世紀初對書面藏語動詞詞頭的假設（詳下文五）。

一九八六年西田龍雄於閱讀 kepping 一九六八年的論文之後，重新檢討他自己

17 此文 1984 由顧蔭寧譯、史金波校。由於譯者並未說明原文發表的時、地，提稱時概稱 kepping 1984。

一九六六年的看法。有保留的同意 kepping 大部份的結論；又參考現代西番語羣諸方言動詞的趨向範疇，發表〈西夏語動詞句構造的考察〉一文。得兩組詞頭的照應關係如下 (1986b: 86-87, 105)：

接頭辭形式 I			接頭辭形式 II
𐵄	1 ?a-v	上方	: 𐵅 ?eh-v
𐵆	2 nañ-v	下方	: 𐵇 neñ-v
𐵈	3 ki-v	近說話者	: 𐵉 keñ-v
𐵊	4 wiñ-v	遠說話者	: 𐵋 weñ-v
𐵍	5 ndañ-v	內側	: 𐵎 ndeñ-v
𐵐	6 riñ-v	外側	: 𐵑 rie-v

然而他在論述過程中，卻留下不少問號，顯然並不認為上述的詞頭對應關係，就是最後定論（詳下文四、五）。

值得注意的是：（一）西田的結論，於方向判準與 kepping 歧異處；其意義不僅用語的不同，與前綴定向的移易而已。這種現象表示兩個解決方案，至少有一個是不夠完善的。（二）kepping 與西田之肯定「趨向範疇」說，俱引現代藏緬語系諸語言為證。爾來有關藏緬語系的調查報告，是眾多學者注目的對象；欲就現代方言的平面描述，印證書面藏語的若干疑惑。西夏語的地位似乎極具關鍵性的意義 (Delancey 1983)。仔細留意這個研究路向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若西夏語諸詞頭果為完成體、希求式前綴，就起源而言，跟表示動作在空間的方向有關——當 kepping 如是認定時，似乎尚留有一段不很容易跨越的空白。除了本文緒言部分所指出來的問題之外，便是西夏語是否可以直接連繫現代的普米語、羌語、嘉戎語¹⁸？現代普米語、羌語、嘉戎語的動詞，結合趨向前綴，語義逐漸傾向類推、約定俗成，有時候兼表動詞的時式 (tense)、時態 (aspect)、及命令語式 (mood)。實際上諸語言又各自有不同的語法形式，以表時式、時態及命令語式等語法範疇。但西夏語似乎不是這樣的。而早期

18 我不認為 kepping 此說是主觀的偏見、或任意的取捨。然而我又未能找到她本人對此一判斷與推論的理由陳述。

聞有調查羌語、嘉戎語的報告，呼應沃爾芬登的假設，已指出現代嘉戎語實有表方向的詞頭。在嘉戎語八什腦（Paslok）方言中，以說話者為基準點，有四個表方向的詞頭（聞 1943: 12）

tə	表向上移動
na	表向下移動
ko	表向前移動
də	表向後移動

他認為是由指示詞（demonstratives）進一步欲求精確區別方位，而衍生出方向詞頭（1943: 16）。此刻這個推論應該值得再思。

三、語料的篩檢

以下欲徹底檢看《孫子》的語料。前所謂西夏語十二個詞頭，在現存《孫子》的見次可列表如下：

	詞頭		見次	kepping 所計
(一) 1	𪛗 kɪ	1. 30	179	179
2	𪛗 da	2. 17	138	137
3	𪛗 a		114	112
4	𪛗 vɿə	2. 27	72	76
5	𪛗 rɿə	2. 77	58	60
6	𪛗 na	1. 20	27	25
7	𪛗 ndr	2. 23	4	3
(二) 8	𪛗 ndrɪn	2. 33	33	30
9	𪛗 ɤɪn	1. 36	7	7
10	𪛗 kɪn	1. 36	7	4
11	𪛗 vɿei	2. 32	4	4
12	𪛗 rɿɛ	2. 68	3	3

本文的計數，與 kepping 所計小有出入。但這一點對推論應該沒有影響，不過我仍然儘可能的重複核對。或許兩方面均有不同的遺漏，但並不涉及辨識的差異或錯誤¹⁹。

兩組詞頭在同書的使用次數相當懸殊，似乎與孫子一書的風格或體裁有關；此外可能涉及語法功能的相容或互斥²⁰。暫時非本文所欲深入討論的問題。至於同組之內使用次數的懸殊，就不能單純認為只是偶然，而必須考慮是否有同形異義的用例。我第一個考慮到的是「𢇛」：根據前文引《文海》的說解，「𢇛」一般可有數詞「一」或「單一、唯一」的意義。而像下面的例句，「𢇛」顯然正是數詞「一」，後面接名詞或量詞。

- (17) 4B-1b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凡十人中擇一人
 𢇛^{a2} ndziwo² kha¹ a ndziwo² ngi² tsɿ¹
 十 人 中 一 人 皆 擇
- (18) 9A-5a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一鼓作氣
 a ndzi¹on¹ mba¹ tsiwu¹ ɔwei¹ ɔin¹ ti¹
 一 次 鼓 擊 戰 自 進
- (19) 13A-4a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夫圍敵必空其一
 trin¹ vɛi² ʒɿ¹ ɔwo¹ ʒɛ¹ a nɛ² 面
 如 敵 圍 時 一 面
 𢇛
 ti²
 留
- (20) 30B-3b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卒弱不一
 mɛ¹ ndziwo¹ a nɛ¹ mi¹ ngu²
 卒 弱 一 心 不 也

19 kepping 計數分別見於 1968、1979、1984。其中 1979 有索引，但對於見次多的字，只登記總數及部分例子。所以像「𢇛、𢇛、𢇛」，我無法從她的資料核實。

20 kepping 已指出希求式前綴都不能用在帶完成體前綴的動詞前面 (1984:215)。又認為希求式前綴是由源出于動作方向的前綴，和表示願望的某種詞素融合而成的 (1984: 217)。並參考西田 1986b。

上述例句中，「𢆶」根本不是動詞詞頭，這樣的用例計四十四次，分別是：

𢆶 絆	a-nɿe ¹	一心	13 次
𢆶 傲	a-ndzɿwo ²	一人	6 次
𢆶 舛	a-ndʒɿon ¹	一次	5 次
𢆶 瓦	a-khwə ¹	一半	4 次
𢆶 散	a-mə ²	一種	4 次
𢆶 礙	a-nɿe ²	一面	3 次
𢆶 廩	a-ndzɿə ²	一頃	2 次
𢆶 覆	a- - ²	一遍	2 次
𢆶 鍾	a-mbɿu ²	一里	1 次
𢆶 報	a-ɔa ¹	一門	1 次
𢆶 攬	a-ɔu ¹	一頭	1 次
𢆶 藪	a-we ²	一處	1 次
𢆶 語	a-ngwi ²	一言	1 次

此外，如 (21)、(22) 兩例「𢆶」也不是動詞詞頭。

- (21) 43B-6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犯三軍之眾若使
thr¹ mbu¹ nga¹ tha² ndʒɿe¹ ʒɿe¹ ndzɿwo² 一人。

此 依 軍 大 行 時 人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tɿe¹ phɿe¹ rɿe² a tɿ¹

獨 用 與 一 禮

- (22) 44B-4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並敵一向，千里
a sɿei¹ nga¹ ɔe¹ thwr² ldɿei² tɿ¹ 殺將

一 法 軍 力 結 合 千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mbɿu² rɿa¹ sɿe¹ mbɿu² sa¹

里 餘 往 將 殺

這裏的「𠵹」和後面的名詞結合，作副詞片語修飾動詞。這樣的用例有十四次：

𠵹	𠵹	a-sjei ¹	一法	7 次
𠵹	𠵹	a-ti ²	一禮	5 次
𠵹	𠵹	a-ndzje ¹	一時	1 次
𠵹	𠵹 𠵹	a-we ² -we ²	一處	1 次

這樣「𠵹」符合「動詞詞頭」之條件者，只有五十六次了。

其次是「𠵹」在一七九見中，倒有五十三次與「𠵹」結合，對譯「必」，如：

- (23) 18A-5b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必忿而出師
 $\sim$ Δ
 kr¹ ndje² tshja¹ ngon² nga¹ ldwei² ʃu²
 必 瞋 怒 軍 壘 中

𠵹 𠵹
 lho ʒje¹
 出 時

- (24) 21A-5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軍無百疾，是謂
 $\sim$ Δ
 kr¹ ndje² mbu² rje¹ nga¹ kha¹ ngwo² 必勝。
 必 勝 得 軍 中 病

𠵹
 min¹
 無

單看這樣的例子，或可認為「𠵹」也是動詞，「𠵹 𠵹」和後面的動詞結合形成類似連動式的結構。另一種可能性是認為「𠵹」是介於詞頭與動詞語幹之間的副詞性詞綴。這樣就得承認，詞頭與動詞語幹之間，除了插入否定詞綴外，還容許其它成分。但是「𠵹」與動詞語幹之間若可以插入其它詞綴，一方面前述「𠵹」的問題得重新考慮，以至於得對「動詞詞頭」重新界定；另一方面「𠵹 𠵹」還有如下用例

(25) 2-5b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ngau ¹	ɔ̃iu ¹	we ²	kr ¹	ndɛ ²	nga ²	ɔ̃in ¹
關	與	城		必	我	(之)
𨮒	𨮒	𨮒				
we ²	liə ¹	ɔ̃r ²				
爲	也	謂				

關與非趙地也。

(26) 23A-5a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kr ¹	ndɛ ²	ndzin ²	tɕia ¹	ngê ¹	ldɛ ²	nôn ²
	必	異	道	難	地	惡
𨮒	𨮒	𨮒	𨮒			
si ¹	ndzu ²	twu ¹	nga ¹			
林	草	處	軍			

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

「𨮒 𨮒」很顯然是副詞片語。事實上，「𨮒」固有動詞一義，如：

(27) 6A-5b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vɛi ²	zɛ ¹	ndu ¹	ndɛ ²	mi ¹	ndu ¹	ndɛ ²
敵	安	定	不	安	定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xwa ²	su ²	tɕie ¹	ldɛ ²	vɛi ¹	nga ²	ɕie ¹
何	如	謀	略	爲	我	先
𨮒	𨮒	𨮒				
nwe ¹	ku ¹	nei ²				
知	則	安				

敵之動靜，而我
有備也；敵之機
謀，而我先知也

(28) 7A-6b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tha ²	lew ¹	nai ²	—	kha ¹	ndɛ ²
大	一	甲	遁	中	定
					計

太一遁甲定計之
算，明動易也。

依 算 則 軍 動 法 易
 mbu¹ sei¹ ku¹ nga¹ mu² śiei¹ ld̪ə²
 効
 ɣɪ²
 謂

此外，還可細審如下兩個語句：

- (29) 39B-1a
- | | |
|--|--|
| 謀 計 未 定 此 方 先
ts̪ie ¹ ld̪e ² mn̪ ² nd̪e ² thr̪ ¹ r̪e ¹ śie ¹ ɣu ¹
謀 計 未 定 此 方 先
後 方 行 依 利 得
n̪uo ¹ r̪e ¹ nd̪̺e ¹ mbu ¹ ts̪iwe ¹ r̪e ¹
新 敵 敵 敵 夥 伙
t̪sh̪jo ¹ nga ¹ nd̪ziwo ² nd̪̺iu ¹ v̪e ¹ mi ¹
故 軍 人 詐 爲 不
慊 敢 敢 敢
nw̪e ¹ ndw̪ew ² phi ¹ li̪ə ¹
知 令 也 | 爲謀未熟，不欲
令士卒知之，可
以樂成，不可與
謀始，是以先愚
其耳目，使無見
知。
爲謀未熟，不欲
令士卒知之，可
以樂成，不可與
謀始，是以先愚
其耳目，使無見
知。 |
|--|--|

- (30) 32B-3
- | | |
|---|-------------------------------|
| 安 利 得 ？ 也 則 與
nei ² ts̪iwe ¹ r̪e ¹ — ngu ² ku ¹ r̪e ²
安 利 得 ？ 也 則 與 | 得戰勝之道，必
戰可也；失戰勝
之道，必無戰可 |
|---|-------------------------------|

也。

△
ndɿe² ɤwei¹ ldew² ɤwei¹ tsɿwe¹ mi¹ rɿe¹
必 戰 可 戰 利 不 得

— ngu² ku¹ kɿ¹ ndɿe² ti¹ ɤwei¹
? 也 則 必 不 戰

看來「戛」作動詞「定」，結合的詞頭是「戛」，而非「戛」。至少《孫子》的「戛戛」都作「謀定、定計」之義；除上引(29)例之外，尚有 7A-7b、39B-1b、45A-7b。而「戛戛」共五十三見，皆當作副詞片語「必」。則「戛」符合動詞詞頭的用例，最多只有一二六次。

最後是「𡗗」的三十三見中，有十三次用於「𡗗……(𡗗)……𡗗」，對譯漢語的「雖然……但是」，如：

(31) 5A-6a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無糧食者，雖有
dzi² ndɿiwei² mɿn¹ ku¹ kei¹ ngwo² 金城，不重於食
食 糧 無 則 金 銀 也。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rai² ɿie² ndɿn² ɿwon² tsɿ¹ ndɿwêw²
多 尤 執 饑

𡗗 𡗗 𡗗
ndo¹ ldɿon² ton¹
處 豈 得

(32) 8B-5b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敵人雖有韓、白
nga¹ mbɿu² xan¹ sɿ² phê¹ khi¹ nɿ² 之將，鬼神之兵
軍 將 韓 信 白 起 等，亦無能計也。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唯恐夜不擊我，
su² ndɿn² ngu² ɤɿu¹ nɿa¹ su² nga¹ 來則必敗。
如 是 鬼 神 如 軍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mɿɿ ¹	ndɿn ²	só ¹	tsɿ ¹	nga ²	tshjau ¹	ma ¹
卒		導		我	上	恐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mi ¹	la ¹	mr ¹	ndɿn ²	la ¹	ku ¹	kr ¹
不	來	不	然	來	則	
𢵿	𢵿	𢵿	𢵿			
ndɿɿ ²	pha ¹	ɿɿ ¹	vɿɿ ¹			
必	敗	真	爲			

「𢵿 …… (𢵿) …… 𢵿」應是關係副詞，或關連連接詞之屬。至於「𢵿」單見時，雖可直接出現在動詞前面，但無疑的卻是副詞。可比較例 (33)、(34)：

- (33) 4A-1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百里而爭利，則
 ɿɿ² mbɿu² rɿɿ¹ tsɿwe¹ ndzai¹ sɿɿ¹ ku¹ 擒三將軍。

百 里 餘 利 爭 往 則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nga¹ mbɿu² tsɿ¹ mr¹ lɿɿ¹ lɿɿɿ¹
 軍 將 亦 人 手 落

- (34) 50B-6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左婦人復大笑。

lɿɿɿ¹ mbo¹ ɿu¹ ka¹ si² ndzɿɿon¹ tsɿ¹
 左 列 頭 監 婦 人 亦
 𢵿 𢵿
 vɿɿ² ndɿɿ¹
 笑

因此「𢵿」確爲動詞詞頭的用例，最多只有二十次。

以上分別從「𢵿、𢵿、𢵿」揀出形似詞頭，其實非是的用例。分別是「𢵿」作數詞或副詞的有五十八次，占總見次的一半有餘；「𢵿 𢵿」五十三次，

占總見次的三分之一弱；「并 …… (并) …… 并 」十三次，占總見次的三分之一強。雖然諸詞頭的語法功能，不是「量」的問題；但先剔除同形異義的用例，將有助於直扣問題的核心。

附帶可一提，由於西夏語的語序基本上是 SOV 的型態，直接在動詞語幹前的詞綴，也許有可能是動詞賓語或補語的後置成分。不過我們可以看到詞頭與後置詞同現的句子，如例 (35)、(36) 的「𐰚𐰆」及例 (37)、(38) 的「𐰚𐰆」²¹ 等是。因此這個顧慮是不需要的。

- (35) 10-2b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道武擊之，大破
 tha¹ ʃu² ndzwr¹ kr¹ ndzɿew¹ ldɿə² mɿe² 於參合陂。
 道 武 帝 追 地名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tsha² xa¹ tshɿaw¹ kr¹ 一 to² da²
 參 合 上 及 皆
𐰚𐰆 𐰚𐰆
 pha¹ vɿe¹
 破 爲

- (36) 24A-2b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乃倍道兼行，掩
 tshɿew¹ ʃia¹ nɿə¹ ngr² na¹ ʃion¹ ka² 秦不備，擊之，
 趙 奢 日 夜 夜 行 兼 遂大破秦軍。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ldɿe¹ mi¹ tɿei² tshɿaw¹ kr¹ liwu² tshɿen¹
 意 不 處 上 攻 秦

21 kepping 對西夏語的後置詞有相當詳細的描述 (1979: 254-269)。西田引 Morisse (1904) 稱「𐰚𐰆」爲表受事格或屬有格的助詞 (1966: 253)；引聶斯克 (1930) 稱「𐰚𐰆」可對譯漢語的「爲、於、之」(同上: 257)；引勞弗 (B. Laufer) 稱「𐰚𐰆」相當於藏文的屬有格助詞 (同上: 255-263)。同書西田本人認爲「𐰚𐰆」可表示受事格、屬有格、受惠格 (:282-285)。此一問題並可參看龔 1987。

- (37) 43B-1a
- | | | | | | | | |
|-------------------|-------------------|------------------|--------------------|-------------------|-------------------|-------------------|---------|
| 𦏧 | 𦏧 | 𦏧 | | | | | |
| nga ¹ | da ² | pha ¹ | | | | | |
| 軍 | | 破 | | | | | |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吳王夫差破越於 |
| ɣu ¹ | nm ² | xu ¹ | tshje [~] | nga ¹ | sjio ¹ | ɣion ¹ | 會稽，敗齊於艾 |
| 吳 | 王 | 夫 | 差 | 兵 | 起 | 越 | 陵。 |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
| lhje ² | da ² | pha ¹ | vje ¹ | tshi ¹ | nga ¹ | ɣin ¹ | |
| 國 | | 破 | 爲 | 齊 | 軍 | (之) | |
| 𦏧 | 𦏧 | 𦏧 | | | | | |
| da ² | mbei ¹ | phi ¹ | | | | | |
| | 敗 | 令 | | | | | |
- (38) 43A-6a
- | | | | | | | | |
|--------------------|------------------|------------------|-------------------|------------------|-------------------|-------------------|---------|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於是復魯衛燕所 |
| tshje ² | ria ² | lu ² | lhje ² | we ¹ | lhje ² | ɣian ¹ | 侵地。 |
| 立 | 卽 | 魯 | 國 | 衛 | 國 | 燕 | |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𦏧 | |
| lhje ² | nr ² | ɣin ¹ | sjie ¹ | ndr ² | lhwi ¹ | vje ¹ | |
| 國 | 等 | (之) | 先 | | 取 | 爲 | |

四、詞頭與動詞語幹的組合分布

以下進一步看各詞頭分別可與哪些動詞語幹結合，以便觀察：（一）詞頭與語幹間是否有音韻條件的相容或相斥；（二）有哪些動詞語幹分別可與不同的詞頭結合；（三）詞頭與趨向動詞的共存關係。

由於本文的基本語料，限於《孫子》一書；這裏的觀察必然是不完全且頗受限制的。尤其《孫子》的本文，及三家注的內容，大致多屬如下三種性質：（一）追溯往事；（二）虛擬的交戰、佈陣場景；（三）斷言似的詮釋；因此也許不能完整的反映

西夏語的架構。落實的說，這裏的觀察，必然會有些動詞是否與詞頭結合、及見次的多寡純屬偶然；因此不具有證成或否證的意義。不過就有限可見的語料，如果有語義性質同近的詞羣，都是見次高的動詞，就表示語料確實有判讀的意義，可加以概括化的推論；這是動詞語義本身所提供的證據。並且由於語料全數來自《孫子》，自然排除「各前綴的差別純屬風格上的不同²²」的可能性。

表一是詞頭與動詞語幹組合的情形。首列詞頭的音韻資料，kepping 的譯義，括號內為西田的譯義；詞頭見次與動詞數。接著開列各動詞，附擬音、詞義，括號內為該動詞在語料中對譯的漢字；然後是見次。

表 一

𦵑	W 3624 S 0693	da 2. 17	離開說話者（內側）	138/44
𦵑 𦵑		da ² -pha ¹	破（敗、死、坑、殲、滅）	24 ²³
𦵑 𦵑		da ² -sa ¹	斬（殺、烹）	15
𦵑 𦵑		da ² -ta ¹	走（去、散、遁、敗走）	11
𦵑 𦵑		da ² -mbei ¹	敗（攻克）	9
𦵑 𦵑		da ² -lde ²	懼（畏、急、惶恐）	9
𦵑 (𦵑) 𦵑		da ² -ti- — ²	戮（斬、誅）	5
𦵑 𦵑		da ² -ri ²	去（引去、往、引入）	4
𦵑 𦵑		da ² -si ²	死（疫死）	4
𦵑 𦵑		da ² -wa ¹	窮（急）	4
𦵑 𦵑		da ² -khâ ²	計（審）	3
𦵑 𦵑		da ² -swin ¹	知（審、明）	3
𦵑 𦵑		da ² -ndžje ¹	行（用）	3

22 索夫洛諾夫語，引自 kepping 1984: 216，雖然他所稱述的是「𦵑、𦵑、𦵑、𦵑、𦵑」五個詞頭。又西田亦屢稱語料來源不同，所表現西夏語的差異（1966、1986a、1986b）。

23 kepping 1968: 285 稱「𦵑 𦵑」得二十九次；「𦵑 𦵑」得十四次；「𦵑 𦵑」得九次；「𦵑 𦵑」得十四次，譯文誤將「𦵑」寫成「𦵑」；「𦵑 𦵑」得四次。

𦵏	𦵏	da ² -mbu ²	勝	3
𦵏	𦵏	da ² - —	失(屈)	3
𦵏	𦵏	da ² -ldi ²	毀(敗)	2
𦵏	𦵏	da ² -ɣi ²	問	2
𦵏	𦵏	da ² -ɣi ¹	問	2
𦵏	𦵏	da ² - — ²	降伏(滅)	2
𦵏	𦵏	da ² -ɣa ¹	緊(急)	2
𦵏	𦵏	da ² -vi ¹	是爲	2
𦵏	𦵏	da ² -tson ²	多	2
𦵏	𦵏(𦵏)	da ² -mu ² -ldi ²	搖動(作)	2
𦵏	𦵏	da ² -vi ²	放	1
𦵏	𦵏	da ² -ndzêi ²	信	1
𦵏	𦵏	da ² -phi ²	棄(無)	1
𦵏	𦵏	da ² -si ¹	往(進)	1
𦵏	𦵏	da ² -ka ²	離(莫有)	1
𦵏	𦵏	da ² -khion ¹	給與	1
𦵏	𦵏	da ² -wu ¹	立	1
𦵏	𦵏	da ² -khw ¹	斷	1
𦵏	𦵏 𦵏	da ² -tshi ² -ldi ¹	侍奉(善食)	1
𦵏	𦵏	da ² -tshi ¹	懷藏	1
𦵏	𦵏	da ² -li ¹	欺	1
𦵏	𦵏	da ² -ndzwêu ²	饑	1
𦵏	𦵏	da ² - — ²	醉(酣)	1
𦵏	𦵏	da ² -ldwêi ²	遲	1
𦵏	𦵏	da ² -zi ¹	嫉恨	1
𦵏	𦵏	da ² -tsi ²	驚	1
𦵏	𦵏	da ² -xwa ¹	亡	1

葭	葭	葭	da ² -li ¹ wu ¹	違 (脫)	1
葭	葭	葭	da ² -ngin ¹	殊 (厚)	1
葭	葭	葭	² da-li ¹ ɛ ¹	強盛	1
葭	葭	葭	da ² -mbre	益	1
葭	葭	葭	da ² -we ²	成爲	1
葭	W 1052	S 5047	kr ¹ 1.30	向近處 (近說話者)	126/54
葭	葭	葭	kr ¹ -žəw ²	遣 (令、使、詔命)	15 ²³
葭	葭	葭	kr ¹ -to ²	出 (入、來、至、致、陷、投)	12
葭	葭	葭	kr ¹ -ti ¹ -li ¹ wu ² -la ¹	攻 (擊、戰、伐、進、刼)	9
葭	葭	葭	kr ¹ -ndžjeu ¹	迫 (逐、襲、驅、迫擊)	7
葭	葭	葭	kr ¹ -ɣwə ¹	圍	5
葭	葭	葭	kr ¹ -ɣən ¹	降 (服、投降)	5
葭	葭	葭	kr ¹ -ti ¹ -nwə ¹	知 (識)	5
葭	葭	葭	kr ¹ -ndžje ¹	渡 (涉、濟、過)	4
葭	葭	葭	kr ¹ -žwon ²	據 (屯、戍、進營)	4
葭	葭	葭	kr ¹ -ldje ²	來 (行、入)	3
葭	葭	葭	kr ¹ -tšje ¹	守 (圍)	3
葭	葭	葭	kr ¹ -thu ¹	設	3
葭	葭	葭	kr ¹ -ɣo ²	入 (出)	2
葭	葭	葭	kr ¹ -ldjei ¹	入 (遇、在)	2
葭	葭	葭	kr ¹ -vja ²	放 (灌、潰)	2
葭	葭	葭	kr ¹ -khu ¹	進 (見)	2
葭	葭	葭	kr ¹ - —	舍 (屯)	2
葭	葭	葭	kr ¹ -li ¹ wu ²	會 (聚、集)	2
葭	葭	葭	kr ¹ -piu ²	燒 (焚)	2
葭	葭	葭	kr ¹ -khin ²	事 (盟)	2
葭	葭	葭	kr ¹ -zi ¹ ɛ ¹	滯	2

孫子兵法西夏譯本中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

𪛗 𪛗	kr ¹ -šje ²	往(入)	1
𪛗 𪛗	kr ¹ -tšhjo ¹	突圍	1
𪛗 𪛗	kr ¹ -ndew ²	歸(還、奔)	1
𪛗 𪛗	kr ¹ -n ₁ je ²	攻	1
𪛗 𪛗	kr ¹ - —	及	1
𪛗 𪛗	kr ¹ -lhju ²	及	1
𪛗 𪛗	kr ¹ -mbê ¹	馳	1
𪛗 𪛗	kr ¹ -nrn ²	驅	1
𪛗 𪛗	kr ¹ -ndžja	行	1
𪛗 𪛗	kr ¹ - —	近(嚮)	1
𪛗 𪛗	kr ¹ -nrn ¹	近(前)	1
𪛗 𪛗 𪛗	kr ¹ - — -nrn ¹	近	1
𪛗 𪛗	kr ¹ -ndzja ²	召集	1
𪛗 𪛗	kr ¹ -ŋêw ¹	學(受)	1
𪛗 𪛗	¹ kr ¹ -tjei ¹	釀	1
𪛗 𪛗	kr ¹ -sa ²	繫	1
𪛗 𪛗	kr ¹ -šja ²	朝見	1
𪛗 𪛗	kr ¹ -ŋju ¹	看(觀)	1
𪛗 𪛗	kr ¹ -twr ¹	鯨	1
𪛗 𪛗	kr ¹ -rje ²	退	1
𪛗 𪛗	kr ¹ -mba ²	斷(窮窘)	1
𪛗 𪛗	kr ¹ -n ₁ wi ¹	利	1
𪛗 𪛗	kr ¹ -ma ¹	恐	1
𪛗 𪛗	kr ¹ - —	逼切	1
𪛗 𪛗 𪛗	kr ¹ -ndə ¹ -ndə ¹	急	1
𪛗 𪛗	kr ¹ -tšja ²	驚(駭)	1
𪛗 𪛗	kr ¹ -žja ¹	嫉恨(疾)	1

𧈧 𧈧	kr ¹ -ɔo ¹	有	1
𧈧 𧈧	kr ¹ -ka ¹	整齊	1
𧈧 𧈧	kr ¹ -mbu ¹	依	1
𧈧 𧈧	kr ¹ -ziɛ ²	作為	1
𧈧 𧈧	kr ¹ -khwei ²	大	1
𧈧 ?			1
𧈧 W 3801 S 4242	viə 2. 27	向遠處（遠說話者）	72/34
𧈧 𧈧	viə ² -lhio ¹	退（還、去、來、歸、迴歸）	11 ²³
𧈧 𧈧	viə ² -ndziɛ ¹	行（開、洽）	6
𧈧 𧈧	viə ² -ni ²	聽（用、從）	5
𧈧 𧈧	viə ² -tsiɛ ¹	選	4
𧈧 𧈧	viə ² -lhie ¹	受	3
𧈧 𧈧	viə ² -ndziɛ ¹	渡（度）	3
𧈧 𧈧	viə ² -to ²	出（乘）	3
𧈧 𧈧	viə ² -lho	出（揭、有）	3
𧈧 𧈧	viə ² - —	吮	3
𧈧 𧈧	viə ² -ra ²	過	2
𧈧 𧈧	viə ² -ldiɛ ¹	遣（復）	2
𧈧 𧈧	viə ² -ti ²	留（棄、有）	2
𧈧 𧈧	viə ² -ngiɛ ²	救（解）	2
𧈧 𧈧	viə ² -ndzu ²	坐	2
𧈧 𧈧	viə-su	如	2
𧈧 𧈧	viə ² -kêi ² - -ia ²	驅遣	1
𧈧 𧈧	viə ² -nin ²	驅	1
𧈧 𧈧	viə ² -tshio ¹	突圍（鑿）	1
𧈧 𧈧	viə ² -za ²	過	1
𧈧 𧈧	viə ² -tiɛ ¹	持去	1

𪛗𪛗	v ₁ ə ² -ndzêi	取(得)	1
𪛗𪛗	v ₁ ə ² -phê ²	開	1
𪛗𪛗	v ₁ ə ² -ku ¹	緩	1
𪛗𪛗	v ₁ ə ² -thi ¹	飲	1
𪛗(𪛗)𪛗𪛗	v ₁ ə ² -ti ¹ -rai ² -riê ²	缺(莫要住滯 ²⁴)	1
𪛗𪛗	v ₁ ə ² -žwon ²	據	1
𪛗𪛗	v ₁ ə ² -ŋia ¹	立	1
𪛗𪛗	v ₁ ə ² -lwew ¹	生	1
𪛗(𪛗)𪛗	v ₁ ə ² -mi ¹ -ŋiu ²	看(顧)	1
𪛗𪛗	v ₁ ə ² -sŋe ²	慮(計量)	1
𪛗𪛗	v ₁ ə ² -ndŋe ¹	笑	1
𪛗𪛗	v ₁ ə ² -tiê ²	疲	1
𪛗𪛗	v ₁ ə ² -ka ²	距離	1
𪛗𪛗	v ₁ ə ² -ngwo ²	備	1
𪛗 W 4980 S 5042	riə 2. 77	不表示動作方向(外側)	58/23
𪛗𪛗	riə ² -tshŋe ¹	說(云、謂、報、曰、言、 陳、示)	11 ²³
𪛗𪛗	riə ² -sô ¹	率(將、帥)	9
𪛗𪛗	riə ² -vŋe ²	放(來、遣、使)	7
𪛗𪛗	riə ² -vŋe ¹	是爲	5
𪛗𪛗	riə ² -sŋe ²	往(入、走)	3
𪛗𪛗	riə ² -ŋwei ¹	戰	2
𪛗𪛗	riə ² -ndzŋe ¹	行(驅、裁)	2
𪛗𪛗	riə ² -ŋi ²	謂(言、曰)	2
𪛗𪛗	riə ² -vŋo ¹	作(勒)	2

24 《掌中珠》29-1 漢譯如此，錄以供參考。

𪛗 𪛗	riə ² -ma ²	多	2
𪛗 (𪛗) 𪛗	riə ² -mr ¹ -nr ²	至 (進)	1
𪛗 𪛗	riə ² -la ¹	來 (歸)	1
𪛗 𪛗	riə ² -ld _l u ²	擒	1
𪛗 𪛗	riə ² -tsh _l ei ¹	載	1
𪛗 𪛗	riə ² -n _l e ²	攻	1
𪛗 𪛗	riə ² -ndz _l e ²	教 (道)	1
𪛗 𪛗	riə ² -ðe _w u ¹	學	1
𪛗 𪛗	riə ² -ri _l e ¹	得 (剋獲)	1
𪛗 𪛗	riə ² -ndz _l ei ¹	行	1
𪛗 𪛗	riə ² -ð _l iə ²	間	1
𪛗 𪛗	riə ² -t _l on ¹	置	1
𪛗 𪛗 𪛗	riə ² -thwr ² -ld _l ei ²	結合 (相)	1
𪛗 𪛗 (𪛗)	riə ² -ph _l e ¹	用 (使)	1
𪛗 S 5479 a 向上 (上方)			56/30
𪛗 𪛗	a-ðwei ¹	戰 (擊)	7
𪛗 𪛗	a-tsh _l ei ¹	舉 (趨、來)	5
𪛗 𪛗	a-mbe ²	遇 (見)	4
𪛗 𪛗	a-s _l io ¹	生 (起)	4
𪛗 𪛗	a-pha ¹	斷 (絕、遏)	4
𪛗 𪛗	a-nwə ¹	知	3
𪛗 𪛗	a-to ²	出 (入、登)	2
𪛗 𪛗	a-lhwi ¹	取 (設)	2
𪛗 𪛗	a-tsh _l a ¹	怒	2
𪛗 𪛗	a-lhə	足	2
𪛗 𪛗	a-mbi ²	低 (下)	2
𪛗 𪛗	a-s _l iə ¹	往 (登)	1

孫子兵法西夏譯本中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

𠵹 𠵹	a-to ²	登	1
𠵹 (𠵹) 𠵹	a-ti ¹ -ndwə ¹	對敵 (遇)	1
𠵹 𠵹	a-lhje ¹	退	1
𠵹 𠵹	a-mbo ²	遁	1
𠵹 𠵹	a-ndɿu ¹	交戰	1
𠵹 𠵹	a-ndwə ²	會	1
𠵹 𠵹	a-wuə ¹	立 (列)	1
𠵹 𠵹	a-ldɿə ¹	與	1
𠵹 𠵹 (𠵹)	a-ngwɿ ¹	堅	1
𠵹 𠵹	a-mba ²	斷 (無)	1
𠵹 𠵹	a-tɕiu ¹	守	1
𠵹 𠵹	a-sɿn ²	識	1
𠵹 𠵹 𠵹	a-kə ¹ -ɿə ²	囂	1
𠵹 𠵹	a-ndza ²	測	1
𠵹 𠵹	a-vɿə ¹	許	1
𠵹 𠵹	a-tsɿ ¹	卑 (下)	1
𠵹 𠵹	a-ɿwêu ²	疑	1
𠵹 𠵹	a-tsɿn ²	悟	1
𠵹 W 0738 S 4975	na 1.20	向下 (下方)	27/16
𠵹 𠵹	na ¹ -ndɿe ²	定	4
𠵹 𠵹	na ¹ -thu ¹	列	3
𠵹 𠵹	na ¹ -tsɿwu ¹	擊鼓	3 ²³
𠵹 𠵹	na ¹ - — ²	舍	2
𠵹 𠵹	na ¹ -tɕhwôn ¹	結	2
𠵹 𠵹	na ¹ -mbɿn ²	高	2
𠵹 𠵹	na ¹ -mbi ²	下	2
𠵹 𠵹	na ¹ -mbɿow ¹	觀	1

	𪔐	𪔐	na ¹ -ɣie ¹	墮 (溺)	1
	𪔐	𪔐	na ¹ -khi ¹	亡	1
	𪔐	𪔐	na ¹ -liwu ²	攻 (投)	1
	𪔐	𪔐	na ¹ -lu ¹	掘 (深)	1
	𪔐	𪔐	na ¹ -tɿ ¹	塞	1
	𪔐	𪔐	na ¹ -lhɿə	居	1
	𪔐	𪔐	na ¹ -tsɿɿ ²	輜	1
	𪔐	𪔐	na ¹ -ngu ²	哭	1
𪔐	W 4019	S 2431	ndɿn 2.33	趨向說話者 (內側)	20/16
	𪔐	𪔐	ndɿn ² -we ²	成爲	4
	𪔐	𪔐	ndɿn ² -mɿn ¹	無	2
	𪔐	𪔐	ndɿn ² -vɿa ²	放 (赦)	1
	𪔐	𪔐	ndɿn ² -ɣɿu ²	求	1
	𪔐	𪔐	ndɿn ² -ta ¹	走 (去)	1
	𪔐	𪔐	ndɿn ² -ɿe ²	戮 (斬)	1
	𪔐	𪔐	ndɿn ² -sa ¹	斬 (殺)	1
	𪔐	𪔐	ndɿn ² -mbei ¹	敗	1
	𪔐	𪔐	ndɿn ² -rɿɿ ¹	得 (利)	1
	𪔐	𪔐	ndɿn ² -nwə ¹	知	1
	𪔐	𪔐	ndɿn ² -nei ²	安 (利)	1
	𪔐	𪔐	ndɿn ² -nôn ²	惡 (凶)	1
	𪔐	𪔐	ndɿn ² -ndzɿu ²	凶	1
	𪔐	𪔐	ndɿn ² -tsɿ ¹	卑	1
	𪔐	𪔐	ndɿn ² -swɿn ¹	知	1
	𪔐	𪔐	ndɿn ² -ngu ²	是	1
𪔐	W 1300	S 2988	ɣɿn 1.36	向上 (上方)	7/4
	𪔐	𪔐	ɣɿn ¹ -ɣwei ¹ -la ¹	戰 (進)	3

𪛗	𪛗	𪛗 ¹ -ndž _ɿ ɛ ¹	住	2
𪛗	𪛗	𪛗 ¹ -ndž _ɿ ɛ ¹	渡	1
𪛗	𪛗	𪛗 ¹ -ɣwêu ²	疑	1
𪛗 W 5017	S 5794	kin 1.36	向近處（近說話者）	7/5
𪛗	𪛗	kin ¹ -ndž _ɿ ɛ ¹	渡（濟）	2
𪛗	𪛗	kin ¹ - — -nin ¹	近	2
𪛗	𪛗	kin ¹ -nin ¹	近	1
𪛗	𪛗	kin ¹ -žwon ²	據（守）	1
𪛗	𪛗	kin ¹ -lhju ²	及（進）	1
𪛗 W 3954	S 3070	v _ɿ ɛi 2.32	向遠處（遠說話者）	4/3
𪛗	𪛗	v _ɿ ɛi ² -t _ɿ ɛi ¹	置（倚、背）	2
𪛗	𪛗	v _ɿ ɛi ² -lho	出（進）	1
𪛗	𪛗	v _ɿ ɛi ² -khwa ¹	遠	1
𪛗 W 3836	S 0653	ndr 2.23	趨向說話者（？）	4/3
𪛗	𪛗	ndr ² -lhwi ¹	取（侵、折）	2
𪛗	𪛗	ndr ² -š _ɿ ɛi ²	求	1
𪛗	𪛗	ndr ² -ndrn ²	爲	1
𪛗 W 4793	S 5614	r _ɿ ɛ 2.68	不表示空間方向（外側）	3/3
𪛗	𪛗	r _ɿ ɛ ² -la ¹	來（往）	1
𪛗	𪛗	r _ɿ ɛ ² -šô ¹	率	1
𪛗	𪛗	r _ɿ ɛ ² -žow ²	據（進營）	1

表一可以很肯定的回答前述第一個問題，即詞頭與語幹之間沒有音韻條件的關連。因此判讀詞頭的語法功能時，音韻的條件可以不列入考慮²⁵。其次資料又顯示：多數動詞語幹爲動態動詞，或作動態動詞解；尤其是見次高的動詞，其義類大致可劃

25 索夫洛諾夫曾推測，也許使用不同的詞頭，取決於與詞頭有關的動詞之起首輔音的性質。kepping 已指出這一推測是無法證實的（1984: 216）。

歸同一範疇。這一點對於了解詞頭的功能是有意義的：邏輯上，動態動詞可以有具體的空間動作方向之表示，也可以有動作歷程的時間及狀態表示；另一方面非動態動詞，語用上若比擬動態動詞，亦可有取譬的意義。至於有些動詞少見或不見與詞頭結合，部分原因可能訴諸語用的習慣，可暫時存而不論。換言之，學者認為詞頭與動作的趨向、或動作是否業已完成密切相關，應該與語言的事實極接近。

然而再次審視語料，畢竟還是不能提供各詞頭語法功能的確解。一方面是不同的詞頭所結合的動詞語幹，在動態與非動態的下位分類，仍然是複雜而多歧的。另一方面欲判讀動作的空間方向、或動作歷程的時間及狀態，光憑動詞本身的詞義是不夠的；至少得以句子為基本觀察單位，甚至涉及如何依靠語境分析來理解語句。加以語料來源概屬文獻資料，欲正確無誤的判讀，勢必要細讀上下文。因此下面的工作，除了還要集中觀察一些動詞本身的現象外，同時也要逐漸擴大觀察的層面。第一個步驟是，看哪些動詞語幹分別可結合不同的詞頭，列成表二（見四一六頁）。

表二縱列動詞語幹、及簡單的語義表示，排序大致依其語義類屬各自成羣；橫列詞頭，參考 kepping (1984) 和西田 (1986b) 的推測，將兩兩相關相對的詞頭排在一處；縱橫交叉處寫入動詞，附記見次。

表二首先可以排除 kepping 的陳述——每個詞頭只固定跟一定的動詞結合 (1968、1979、1984)。事實上她在一九七九以後對一九六八的說法逐步做過修飾，不再強調詞頭與動詞語幹的組合有互補關係。她先注意到有重疊的例子，認為是西夏語的習慣用法 (1979)；後來就把強調的重點轉移到原有趨向功能的虛化上 (1984: 215)。

上述前綴只起着完成體標記的作用，它們的動作方向標記的作用只能從與其結合的動詞中看出來。可見這種作用正在逐漸消失；而且每個動詞只固定跟某個前綴結合，這個前綴便轉變成為這個動詞的完成體標記。

拿上述說法和表二的資料比對，kepping 的推論恐怕依舊與事實是有差距的。也使得我們需要再考慮西田對這個問題的存疑 (1986a、1986b)。這裏要特別指出兩個現象：

(一) 根據西田所提供的語料，顯示有「𐰇𐰺𐰽：𐰇𐰺𐰽；𐰇𐰺𐰽：𐰇𐰺𐰽；𐰇𐰺𐰽：𐰇𐰺𐰽」的用例。本來光就《孫子》看，「𐰇」只結合「𐰇𐰺𐰽 / 追」、「𐰇」只結合「𐰇𐰺𐰽 / 退」，從語義的相對性設想，似乎「𐰇𐰺𐰽：𐰇𐰺𐰽

/ 追過去：退回來」是合理的判讀；或者用 kepping 的說法是「向近處追：向遠處退」。但下面的語句則未必是（西田 1986b: 100）：

- | | | | |
|------|--------------|-------|----------|
| (39) | 緇教 而 祇 幾 猴 燒 | (大莊嚴) | 塔に敬禮して歸る |
| | 塔 (之) 禮 拜 歸 | | 向塔禮拜後回去 |
| (40) | 彌 祇 幾 燒 | (法華經) | 速に還る |
| | 立 即 還 | | 立刻回去 |
| (41) | 緇 猴 幾 燒 | (法華經) | かの父が歸る |
| | 彼 父 歸 | | 他的父親回去 |

根據這些例子，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像「燒、燒」等動詞，視語境的需要既有「幾 燒：猴 燒」又有「幾 燒：猴 燒」；則我們可以肯定「猴 燒」應該也合乎西夏語的語法規則，因此也可以有「幾 燒：猴 燒」。也就是說，如果「方向」是以說話者的主觀地位為基準，有一個相對的目的詞；我們卻不能根據「燒：燒 / 追：退」語義的相對性，推測「幾：猴」所標記的動作定向。可再看西田所引《三代屬明言集文・寂寂歌》（1986b: 100-101）：

- | | | |
|------|------------------|----------------|
| (42) | 天 亦 無 地 亦 無 無 | 天も亦無く、地も亦無く、近來 |
| | 猴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 もなく、過去もなく、皆無無， |
| | 無 皆 無 無 無 無 無 跡 | 無無跡が盡れば觀處はいづく |
| | 無 亦 無、地亦無、近來亦無過去 | |
| | 亦無，皆無（也）無，無（也） | |
| | 無，若跡盡何處是觀處 | |

其中「幾 無：猴 無」，根據上下文及西田的日譯「近來もなく：過去もなく」，應該是指時間的歷程。抽象的時間只有一個向度，將時間的移動比擬自我的移動，對過去時為「回顧」，對現在時或未來時為「前瞻」。拿這樣的取譬聯想，則「幾 無：猴 無」表示「前瞻的無：回顧的無」，或是倒過來「回顧的無：前瞻的無」？下例則為西田錄自《月々樂詩・十一月》的詩句（1986a: 70），我們看到與「猴」對舉的詞頭是「幾」而不是「幾」：

表

詞 語 幹	頭	𦵏 da ²	𦵏 kr ¹	𦵏 viə ²	𦵏 riə ²	𦵏 a	𦵏 na ¹
		離開說話者 (內側)	向 近 處 (近說話者)	向 遠 處 (遠說話者)	不 表 示 動 作 方 向 (外側)	向 上 (上方)	向 下 (下方)
渡	𦵏		𦵏 𦵏 ⁴	𦵏 𦵏 ³			
出	𦵏		𦵏 𦵏 ¹²	𦵏 𦵏 ³		𦵏 𦵏 ²	
出	𦵏			𦵏 𦵏 ³			
據	𦵏		𦵏 𦵏 ⁴	𦵏 𦵏 ¹			
驅	𦵏		𦵏 𦵏 ¹	𦵏 𦵏 ¹			
突	𦵏		𦵏 𦵏 ¹	𦵏 𦵏 ¹			
放	𦵏	𦵏 𦵏 ¹	𦵏 𦵏 ²				
行	𦵏	𦵏 𦵏 ³		𦵏 𦵏 ⁶	𦵏 𦵏 ²		
走	𦵏	𦵏 𦵏 ⁹					
戮	𦵏	𦵏 𦵏 ⁵					
殺	𦵏	𦵏 𦵏 ¹⁵					
斷	𦵏		𦵏 𦵏 ¹			𦵏 𦵏 ¹	
攻	𦵏		𦵏 𦵏 ¹		𦵏 𦵏 ¹		
學	𦵏		𦵏 𦵏 ¹		𦵏 𦵏 ¹		
舍	𦵏		𦵏 𦵏 ²				𦵏 𦵏 ²
攻	𦵏		𦵏 𦵏 ⁹				𦵏 𦵏 ¹
及	𦵏		𦵏 𦵏 ¹				
近	𦵏		𦵏 𦵏 ¹				
近	𦵏		𦵏 𦵏 ¹				

二

𐰇 ndɪn ²	𐰇 ɣɪn ¹	𐰇 kn ¹	𐰇 vɛi ²	𐰇 riɛ ²	𐰇 ndr ²
趨向說話者 (內側)	向 上 (上方)	向 近 處 (近說話者)	向 遠 處 (遠說話者)	不 表 示 動作方向 (外側)	趨向說話者 (?)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₂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₁			
		𐰇 𐰇 ₂			

詞 頭 幹	語	叢	叢	叢	叢	叢	叢
		da ²	ki ¹	viə ²	riə ²	a	na ¹
戰	率	離開說話者 (內側)	向 近 處 (近說話者)	向 遠 處 (遠說話者)	不表示 動作方向 (外側)	向 上 (上方)	向 下 (下方)
戰	叢				叢叢 ²	叢叢 ⁷	
率	叢				叢叢 ⁹		
取	叢					叢叢 ²	
往	叢	叢叢 ¹				叢叢 ¹	
往	叢		叢叢 ¹		叢叢 ³		
來	叢				叢叢 ¹		
敗	叢	叢叢 ⁹					
成爲	叢	叢叢 ¹					
是爲	叢	叢叢 ²			叢叢 ⁵		
立	叢	叢叢 ¹				叢叢 ¹	
得	叢				叢叢 ¹		
低	叢					叢叢 ²	叢叢 ²
卑	叢					叢叢 ¹	
嫉恨	叢	叢叢 ¹	叢叢 ¹				
驚	叢	叢叢 ¹	叢叢 ¹				
問	叢	叢叢 ²			叢叢 ¹		
知	叢	叢叢 ³					
知	叢		叢叢 ⁵			叢叢 ³	
疑	叢					叢叢 ¹	

二 (續)

𠂔 ndɪn ²	𠂔 ɣɪn ¹	𠂔 kin ¹	𠂔 viɛi ²	𠂔 riɛ ²	𠂔 ndr ²
趨向說話者 (內側)	向 上 (上方)	向 近 處 (近說話者)	向 遠 處 (遠說話者)	不 表 示 動作方向 (外側)	趨向說話者 (?)
	𠂔 𠂔 ₃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₂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𠂔 𠂔 ₁				

從而推測，由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西夏語已經走上西番語羣發展的第三階段（1986b: 96~97, 104-105²⁶）。西田此論從語法發展的歷程看問題，誠然有其獨到之處。現存《孫子》既殘缺不全，我們無從知道當初憑以翻譯的版本；也不知道譯事始於何時，又完成於何時，因此無法在西夏語的發展史上給予定位。但《孫子》中宜屬趨向動詞，復可後置於其他動詞的有七個語位：「恍、蕤、𦵏、𦵏、𦵏、𦵏、𦵏」；可得《文海》字義解釋五則：

(45) 恍 W 0752 S 1379 1a 1.20

29.122 恍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此者至也到也已
者 至 也 至 也 來(之) 謂 來之謂

(46) 蕤 W 0985 S 1052 śja 1.29

36.213 蕤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此者到也往也去
者 往 也 往 也 去 也 過 也 也過也

(47) 𦵏 W 1265 S 0045 vjei 1.35

45.162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此者往也到也過
者 往 也 往 也 過 也 去 也 也往也立起行去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之謂也
起 立 去(之) 謂 也

(48) 𦵏 W 1906/4592 S 1381 ldje 2.54

68.132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此者至也到來之
者 至 也 至 來(之) 謂 謂

(49) 𦵏 W 2069 S 2481 ldjei 1.67

73.271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此者落入繫也陷
者 陷 落 也 入 也 圍 中 也使入圍中之謂
𦵏 𦵏 𦵏 𦵏
落 令(之) 謂

26 其實 kepping 先已注意到這個現象了（1968: 291-293; 1979: 307-311; 1982）。而 Delancey 則指出多樣的趨向動詞應是藏緬語的共同特質（1980, 1983）。

其中「恍」出現九十次，後置於其他動詞七十二次，如例(50)。「蕤」出現一二四次，後置於其他動詞五十八次，如例(51)。「蕤」出現四次，都作「恍蕤」，如例(52)。「愀」出現十五次，後置於其他動詞九次，如例(53)。「蕤」出現二十九次，後置於其他動詞十次，如例(54)。「蕤：W 3366 S 1020 sje 2.9」出現三十四次，後置於其他動詞的倒有三十次之多，如例(55)。「愀：W 4909 S 3357 ra 2.73」出現二十八次，僅兩次後置於其他動詞，如例(56)²⁷：

- (50) 8B-3b 恍 蕤 愀 蕤 恍 蕤 是以賊夜襲我
 thr² ta¹ kwjɛ¹ nga¹ nga² ldweɪ²
 此 者 賊 軍 我 壘
 恍 蕤 恍 蕤
 tshjau¹ phou¹ la¹ ʒjɛ¹
 上 覆 來 時
- (51) 1-7b 蕤 恍 愀 蕤 蕤 蕤 然後倍道兼行，
 tshjə¹ ma¹ njuo¹ njə¹ ngr² na¹ šjon¹ 出其不意……
 之 後 日 夜 夜 行
 蕤 恍 愀 蕤 蕤 蕤 蕤
 khwa¹ mbju² tjə¹ tjɛ¹ ldjɛ¹ mi¹ tjɛi¹
 遠 縮 急 速 意 不 處
 恍 蕤 恍 蕤
 tshjau¹ liwu² šjə¹ [ku¹
 上 攻 往 則
- (52) 40A-4b 蕤 恍 恍 蕤 恍 恍 蕤 三軍但知進退之
 nga¹ mjɛ¹ la¹ vjɛi¹ nda² nwə¹ mr¹ 命，不知攻取之
 軍 卒 來 往 事 知 而 端也

27 kepping 的計數分別是「恍」九十三次，「蕤」一二四次，「蕤」四次，「愀」十四次，「蕤」二十七次，「蕤」三十四次，「愀」二十次，「愀」五十一一次，「蕤」五次。

- (53) 2-7b
- | | | | | | | | |
|---------------------|---------------------------------|--------------------|-------------------|--------------------|-----------------|------------------|--------|
| 終 | 改 | 戰 | 數 | 數 | 數 | 愀 | |
| ndɿn ² | li _ɿ wu ² | ɔwei ¹ | tɕei ² | kr ¹ | ti ¹ | nwə ¹ | |
| | 攻 | 戰 | 處 | | 不 | 知 | |
| 舜 | 蔽 | 殲 | 愀 | 行 | 數 | | 秦人來爭不得 |
| tshɿen ¹ | nga ¹ | ndzai ¹ | ldɿe ² | tɕiwe ¹ | mr ¹ | | |
| | 秦 | 軍 | 爭 | 來 | 利 | 不 | |
| 殲 | 殲 | | | | | | |
| tshɿə ¹ | ɿe ¹ | | | | | | |
| | 之 | 得 | | | | | |
- (54) 8B-2b
- | | | | | | | | |
|-------------------|-------------------|-----------------|------------------|------------------|-----------------|---|---------|
| 蔽 | 蔽 | 數 | 數 | 愀 | 殲 | | 道徑通達，足以 |
| tɕia ¹ | rai ² | sə ¹ | vɿe ¹ | mbo ¹ | re ² | | 出隊列部。 |
| | 道 | 徑 | 三 | 爲 | 行 | 列 | |
| 蔽 | 蔽 | | | | | | |
| siwə ¹ | ldɿe ¹ | | | | | | |
| | 往 | 入 | | | | | |
- (55) 9A-6b
- | | | | | | | | |
|------------------|-------------------|------------------|------------------|------------------|-------------------|---------------------------------|---------|
| 數 | 愀 | 殲 | 鼎 | 蔽 | 匪 | 殲 | 司馬景王銜枚徑 |
| sə ¹ | mbau ² | kin ¹ | nɿn ² | nga ¹ | sə ¹ | ɿe ¹ | 造之。 |
| | 司 | 馬 | 景 | 王 | 軍 | 率 | 馬 |
| 匪 | 殲 | 數 | 殲 | 殲 | 殲 | 改 | |
| mə ¹ | ɕia ¹ | vɿe ¹ | ni ² | ni ² | phow ¹ | li _ɿ wu ² | |
| | 唇 | 繫 | 爲 | 私 | 竊 | 覆 | 攻 |
| 蔽 | | | | | | | |
| sɿe ² | | | | | | | |
| | 往 | | | | | | |
- (56) 41B-3a
- | | | | | | |
|------------------|------------------|-----------------|------------------|---|-------|
| 翽 | 殲 | 殲 | 數 | | 疾過去也。 |
| xia ¹ | ɕia ¹ | ra ² | liə ¹ | | |
| | 急 | 往 | 過 | 也 | |

此外還有兩個趨向動詞「繖、蔴」²⁷也值得注意：

(57) 繖 W 3831 S 3671 nr 2.28

4A-4b	<u>強</u>	<u>繖</u>	<u>繖</u>	<u>繖</u>	<u>蔴</u>	<u>蔴</u>	則勁健者先到，
	khion ¹	ta ¹	šje ¹	nr ²	siə ¹	ndziwə ¹ ta ¹	疲者後至。
	強	者	先	至	往	弱 者	
	<u>後</u>	<u>繖</u>	<u>蔴</u>				
	ku ¹	nr ²	la ¹				
	後	至	來				

(58) 蔴 W 1009 S 1957 siwə 1.27

37.142	<u>蔴</u>	<u>繖</u>	<u>蔴</u>	<u>蔴</u>	<u>蔴</u>	<u>蔴</u>	此者往來也出入
		者	往	來	也	出 入	也往來之謂。
	<u>蔴</u>	<u>蔴</u>	<u>蔴</u>	<u>蔴</u>	<u>蔴</u>		
	也	往	來	之	謂		

「繖」不見有後置於其他動詞的用例，但在《孫子》的四十九見中，倒有三十八次後加其他趨向動詞，如例（57）。而「蔴」在《孫子》五見都作「蔴 蔴」的形式，如例（54）

又可比較例（43）及（59）、（60），後兩例均為《孫子》本文的語句。

(59) 45A-1 蔴 蔴 蔴 蔴 蔴 蔴 蔴 是故政舉之日，

trn ¹	nga ¹	ndziə ¹	ɔrn ¹	ziə ¹	siwə ¹	ldiei ¹	夷關折符，無通
如	軍	行	欲	時	往	入	其使。

<u>蔴</u>	<u>蔴</u>	<u>蔴</u>	<u>蔴</u>	<u>蔴</u>	<u>蔴</u>	
tšia ¹	pha ¹	ndzrn ²	šje ¹	ti ¹	ndre ¹	
路	斷	異	使	不	通	

(60) 35B-7 蔴 蔴 蔴 蔴 蔴 蔴 蔴 我可以往，彼可

ɔrn ¹	šje ¹	tiei ²	viei ²	mr ¹	la ¹	tiei ²	以來者。
已	往	處	有	人	來	處	

折 皮

tsr¹ vjei²

亦 有

這些現象，如「繳獲、繳悅」等，形式上固然不妨分析成主要動詞後加趨向動詞。論其語法功能，是否即為動作趨向的範疇？是否可以比配緬彝語支，以動詞後加語尾助詞、或虛化的趨向動詞，表示動作趨向的語言類型²⁸？或者只是西夏語原有不少雙音節的複詞？如果西夏語實有表示動作趨向的語法範疇，則語句形式表示既有單純動詞，又有前加詞頭、或後加趨向動詞。並且若細審表二，還可以發現趨向動詞作主要動詞時，也有前加詞頭的用例，如前引(45)、(47)及下面的例句

- (61) 4B-1b 駁 鹿 收 繳 繳 悅 其餘者則令繼後
ndzr² ži² n₁uo¹ rje¹ rje² la¹ 而往。
餘 皆 後 方 來

- (62) 13A-1a 報 峭 獲 獲 數 緝 公軍不得進。
tsheu¹ kon¹ da² šje¹ tjei² m₁n¹
曹 公 往 處 無

- (63) 55B-5 裨 批 散 批 獲 敝 …獲 龐涓行三日……
phōn¹ kiwon¹ so¹ ŋjau² kr¹ ldi² we¹ 入吾地三日……
龐 涓 三 日 來……魏
緝 獲 緝 散 批 獲 敝 …
ldi² ŋje² ŋu² so¹ ŋjau² kr¹ ldi²
地 袋 中 三 日 來……

- (64) 8B-7a 緝 緝 敝 獲 席 謂 姦 故司馬宣王入諸
šje¹ so¹ mbau² swa¹ n₁n² tsju¹ kja¹ 葛亮營壘。
先 司 馬 宣 王 諸 葛

28 孫宏開對緬彝語支的趨向範疇，曾有過簡單的說明，請參考 1981: 39, 1982: 215-216。此外早期的《僰僰語語法綱要》也記有「常用的連動式」(1959: 60-64)。尚可參考《景頗語簡志》、《彝語簡志》、《阿昌語簡志》、《獨龍語簡志》等相關敘述；及 Delancey 1980、1983 二文。

- (65) 22A-1a
- | | | | | | | |
|--------------------------------|------------------|-------------------|--------------------|-----------------|------------------------------|------------------|
| 亮 | 之 | 軍 | 營 | 中 | | 往 |
| li _ɔ n ² | ʔɪn ¹ | nga ¹ | ldwei ² | ʔu ² | ri _ə ² | sie ² |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 vi _ə ² | ra ² | tɕei ² | mɪn ¹ | ta ¹ | ngwə ¹ | ʔu ² |
| | 過 | 處 | 無 | 者 | 天 | 牢 |
| 𦉳 | | | | | | |
| ngu ² | | | | | | |
| 是 | | | | | | |

29

此外兩見主要動詞既前加詞頭，又後加趨向動詞的用法³⁰。

- (67) 23A-2b
- | | | | | | | | |
|---------------------------------|-----------------|-------------------|------------------------------|------------------|-----------------|-----------------|-----------|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
| nga ² | mi ² | ʔwêu ² | zi _ɛ ¹ | phi ¹ | kr ¹ | ti ¹ | |
| 我 | 疑 | 滯 | 令 | | | 不 | |
| 𦉳 | 𦉳 | 𦉳 | | | | | |
| li _ɪ wu ² | la ¹ | ʔɪ ² | | | | | |
| 攻 | 來 | 謂 | | | | | |
- (68) 25A-5b
- | | | | | | | | |
|------------------|------------------|--------------------|------------------------------|------------------|-------------------|-----------------|--------|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誘我使進也。 |
| nga ² | nga ¹ | tshɛu ² | vi _ɛ ¹ | ʔɪn ¹ | ʔwei ¹ | la ¹ | |
| 我 | 軍 | 誘 | 爲 | | 戰 | 來 | |
| 𦉳 | | | | | | | |
| ngɛ ² | | | | | | | |
| 欲 | | | | | | | |

就理論上看，這樣的語法現象顯得重贅而不經濟。就語言的事實論，雖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同一部書的語料，已並存如此繁複的形式，確實是很費解的。而西田的推論

29 此例夏譯屬李荃注文，但現存《孫子兵法》此無李荃注。

30 這種情形 kepping 也曾引《類林》，謂僅一見 (1982: 81)。

就顯得未必切合語言的事實了。

就以上的資料，有以上的考慮，我們除了看到學者於方向判斷的歧異，對語料的解讀形成相當大的差距。也看到他們的推論與文獻資料的齟齬，並非少數的例外。則他們的論述都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是很明白的。

五、詞頭語法功能的再檢討

以上，從發現問題，到回顧學者業已累積的成績，以至大體檢討《孫子》的語料；關於西夏語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簡單的說，單向式的從文獻所提供的資料，似乎已無法求得明確一致的判讀。這種困境自然使學者在文獻之外，別尋可以破解的依據。目前認為諸詞頭原有動作方向指示的功能，到了有文獻紀錄的時候已逐漸虛化。得出這個看法的依據主要有兩端：（一）沃爾芬登（Wolfenden, S. N.）在《藏緬語形態學綱要》中的一個假設——古藏文動詞的前綴 -r-、-s-、-l-、-d-、-g- 是動作方向前綴體系的殘餘。後來這些前綴逐漸同動詞語幹融為一體，成為現代書面藏語動詞語幹的一部分。（二）由現代藏緬語系諸方言的啟發。特別是嘉戎語、普米語，及被歸屬於羌語支的各方言，似乎都一致的有成套的表示動作方向的動詞詞頭。而西夏語是藏緬語系的語言³¹。底下亟想檢討這兩個依據。但是要先回頭再檢看《孫子》的語料。

我的預想是，西夏語到了十一、二世紀，根據《文海》³² 我們可以肯定至少有一個詞頭「𐵇」，實有方向指示的功能。然而我們現在閱讀語料，卻發現詞頭的語法功能並不明確；這種情形是否確為原有功能逐漸消失轉化的現象？試比較前引例(36)、(51)：

31 這兩項主要是 kepping 1984 及西田 1986b 的看法。其他相關討論可參考孫 1981a、1982、1986，史 1983，Delancey 1980、1981、1983。另外有長野 1984 及該文後附橋本萬太郎及西田的評論。當然沃爾芬登所以能提出「方向前綴」的假設，主要也是來自他對藏緬語諸語言的觀察。

32 《文海》成書的年代，據考不會晚於一一二四年（Sofronov and Kyčanov 1964: 20，此轉引自龔 1981: 80）。並可參較《文海研究·序言》注釋七（史 1983b: 9）。

(36).....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倍道兼行，掩秦
 日 夜 夜 行 兼 意 不備，擊之。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不 處 上 攻

(51).....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倍道兼行，出其
 日 夜 夜 行 遠 縮 急 速 意 不意。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不 處 上 攻 往

「𦏧 𦏧」和「𦏧 𦏧」從對譯資料看，兩者都是杜牧注。唯一的不同的是 (36) 爲杜牧敘「趙奢救閼與」之史事；而(51)則是杜牧敘同一事件前，虛擬的交戰場景。光看這兩個語句，例 (36) 的前加詞頭，表示過去業已完成的行動；例 (51) 的後加趨向動詞，表示虛擬或尚未實現的行動。似乎是說，西夏語動詞的趨向表示，可因時間歷程的不同而有兩種形式；有點類似嘉戎語之分別將行體與已行體，有兩套方向詞頭（孫 1982a: 215~216；瞿 1984: 77~79，並詳下文）。但是前引例 (67)、(68) 就未必能這樣解釋。

(67)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使我疑而不敢進
 我 疑 滯 令 不 攻 來 謂
 (68)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誘我使進也。
 我 軍 誘 爲 戰 來 欲

兩者同是杜牧注，同樣是虛擬的佈陣敘述，也都有「使令」，略如 kepping 所謂「希求式」的意思。像這樣若有若無的現象，還可多看幾個例子

(69) 2-1a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𦏧 秦伐韓³³，軍於
 tshjen¹ lhje² nga¹ šjo¹ tshjeu¹ lhje² 閼與。
 秦 國 兵 起 趙 國

33 一說閼與後屬趙。《史記》秦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趙閼與，不能取。想是夏譯之所本。

- 攻 往
liwu² si²
攻 往
- (70) 2-3b 救 武 安 城 (之) 軍 卒 一 武 安 城 (之)
nga¹ mje¹ ngi² ŋu² an¹ we² ŋin¹
軍 卒 一 武 安 城 (之)
救 武 安 城 (之)
xia¹ ngu² si¹ ni² ŋi²
急 救 往 語 助 謂
- (71) 12A-4b 彼 袁 尙 西 方 來 尙 果 循 西 山 來，
tha¹ ŋiwan¹ si¹ li² ri² kr¹ ldi²
逆 擊 大 破 之 也。
彼 袁 尙 西 方 來
戰 破 爲
a ŋwei¹ da² pha¹ vje¹
- (72) 39B-7 帥 與 之 期，如 登 高 而 去 其 梯。
nga¹ mbiu² nga¹ mje¹ ri² nda² dje¹
軍 將 軍 卒 與 言 分
如 崦 嶮 上 往
ndzi¹ mbi¹ we² tshiam¹ a si¹
梯 去 爲
ri² si¹ -je² vje¹

(73) 55A-5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齊使田忌將而往
tshi ¹	lhie ²	thie ¹	ki ²	kr ¹	zəu ²	nga ¹	，直走大梁。魏
齊	國	田	忌		遣	軍	將龐涓聞之，去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韓而歸，齊軍既
mbu ²	vie ¹	phi ¹	twu ²	twu ²	thei ¹	li ¹	已過而西矣。
將	爲	令	直	走	大	梁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riə ²	sie ²	we ²	lhie ²	nga ¹	mbu ²	phōn ¹	
	往	魏	國	軍	將	龐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kiwan ¹	mi ¹	njuo ¹	xan ¹	lhie ²	mbə ¹	ndzio ²	
涓	聞	後	韓	國	棄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ɔrn ¹	lhie ²	riə ²	la ¹	tshi ¹	nga ¹	tsr ¹	
己	國		來	齊	軍	亦	
𦵏	𦵏	𦵏	𦵏 ³⁴	𦵏	𦵏		
ldiə ²	mie ²	—	si ¹	kr ¹	ndzio ¹		
地	名	？	西		過		

例 (69) 敘秦昭襄王三十八年事而用「𦵏𦵏」。例 (70) 爲同一事件中人語，說話時尚未有救援的行動，而且說話者請求救援的行動終未能實現，因爲說話者旋以違令被斬；這樣的情境用的也是後加趨向動詞「𦵏𦵏」。例 (71) 是杜牧引述後漢時事：袁尙循西山來救鄴「𦵏𦵏」，曹操逆擊之「𦵏𦵏」，大破袁尙「𦵏𦵏」，都是過去業已實現的行動。如果「𦵏：𦵏：𦵏」分別可有不同的趨向表示，該以什麼爲基準點，才能得出一致的定向？是目的詞「鄴」，還是發動戰爭的

34 此例「𦵏𦵏」兩字按夏譯文例當爲地名；kepping 作「swen¹ si¹」(1979: 461)。但「𦵏」與「𦵏 swen¹」字形有別；而漢籍原文「而西」似非地名。又可參較 kepping 1979: 214，注 273。

「袁尙」或「曹操」？例(72)爲《孫子》本文，雖爲虛擬的語句，尙可說必登高的行動業已完成，才有去其梯的下一步驟，故曰「梯薙」。然而「登高」與「去其梯」須是兩個人的行動，「登高」是士兵接受命令後的行動，將軍本人是「登」的施動者，則「登」何以無趨向表示？例(73)是〈孫子本傳〉的譯文，敘田忌救齊及孫臏與龐涓私怨事。其中兩用「登」兩用「薙」，除了可能表示行動業已完成之外，「登：薙」的分別何在？而且若論此一事件時間歷程的先後，則龐涓去韓事當早於歸大梁事，何以「登登」而不加詞頭？

再看下面幾個例子：

- (74) 5B-4a 敵 之 何 情 知 知敵之情，必備其交矣。

vjei² ʒiə¹ ʔin¹ thɪn² tʃhiu¹ da² swɪn¹

敵 (之) 何 情 知

爲 然 後 力 結 合 戰

vjei¹ ma¹ njuo¹ ʔe¹ thwɪ² lɔjei² ʔwei¹

爲 然 後 力 結 合 戰

安

nei²

安

- (75) 5b-4b 異 國 之 何 謀 先 言諸侯之謀，先預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

ndzin² lɛje² ʔin¹ thɪn² tʃhiu¹ ʃje¹ ʔu¹

異 國 之 何 謀 先

知 然 後 故 已 軍

kr¹ nwə¹ ma¹ njuo¹ tʃhio¹ ʔin¹ nga¹

知 然 後 故 已 軍

力 結 合 爭 戰 可

ʔe¹ thwɪ² lɔjei² ndzi¹ ʔwei¹ lɛw²

力 結 合 爭 戰 可

(76) 5b-5a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tɿn¹ thɿn² tʃhju¹ mɿ¹ nwə¹ ku¹ ndzi¹
 如 何 謀 不 知 則 爭
 𦵏 𦵏 𦵏
 ɔwei¹ ldeu² nɿau²
 戰 可 不

若不知其謀，固
不可與交兵也。

三例分別爲李荃 (74) 杜牧 (75)、(76) 注，用釋本文 (77)：

(77) 5B-3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tʃhjo¹ mɿ¹ lhje¹ ɔɿn¹ tʃje¹ nɔn² mɿ¹
 故 人 國 之 謀 略 不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nwə¹ ku¹ ɔwei¹ ɔɛ¹ thwɿ² ldjei² tjei²
 知 則 戰 力 結 合 處
 𦵏
 mɿn¹
 無

故不知諸侯之謀
者，不能豫交。

排此下來，(74)、(75) 是肯定句，「𦵏 𦵏」及「𦵏 𦵏」皆對譯「知」。(76)、(77) 則是平行的否定句，「不知」單是「𦵏 𦵏」，並不加詞頭。又可比較前引例 (52) 的「𦵏：𦵏 𦵏」究竟語義的差異何在？

對照之下，「𦵏、𦵏、𦵏、𦵏、𦵏」的語法意義似乎較明朗些。索夫洛諾夫業已指出其爲希求式前綴，kepping、西田並無異議。從《孫子》的語料看來，這個判讀大致可以成立。問題是五個前綴的差異何在，是否意涵空間方向指示的不同³⁵？同樣的可以看一些例句：

(78) 4B-1b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ndzɿn² ʒi² nɿuo¹ rje¹ rje² la¹
 餘 皆 後 方 來

其餘者則令繼後
而往。

35 命令或祈使語態，理論上可以有趨向意義。例如使第二人稱至與說話者所在位置相同、或相反的方向發出動作的行爲。

- (79) 15A-2a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不如進壺頭
 tshjə¹ su¹ xu¹ theu² tsja¹ žwon²
 寧 壺 頭 道 進
- (80) 15A-2b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帝，從援策
 ko¹ ɣu² tha¹ riɛ¹ ɣɿwan¹ nda² ngu² 。
 光 武 彼 馬 援 言 是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phi¹ xu¹ theu² tsja¹ riɛ² žwon² ɣr²
 令 壺 頭 道 進 謂
- (81) 15A-3a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乃進營壺頭。
 ndziɛ¹ nga¹ ži² xu¹ theu² tsja¹ kr¹
 時 軍 皆 壺 頭 道
 𢵿
 žwon²
 進
- (82) 31B-6a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後戰必選於前。
 ku¹ ɣwei žiɛ¹ ɣwə² riɛ² riɛ² só¹
 後 戰 時 前 導

(79) 爲設想之詞，用單純動詞「𢵿」；(80) 是動員令下部隊將開拔，用「𢵿𢵿」；(81) 的「𢵿𢵿」則部隊正向目的地「𢵿𢵿」挺進。然而(78)「𢵿𢵿𢵿」、(80)「𢵿𢵿」、(82)「𢵿𢵿」有沒有共同的定向？(78) 爲杜牧注，意謂令繼後趕赴爭戰地；(81) 敘光武帝時事，帝令部隊進營壺頭；(82) 則杜牧引《司馬法·注》：「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𢵿」kepping 認爲不表示動作方向，西田認爲是「向外側」；似乎西田有理。但「向外側」的基準點爲何？可再看下一組例句：

- (87) 41A-5b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必爭之地，我若
 ndzai¹ ldem² ldɿə² nei² ngu² ku¹ ʃiə¹ 已後，當疾趨而
 爭 可 地 利 也 則 先 爭，況其不後哉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
 xia¹ ʃiə¹ ldem² ldwon² ldɿə¹ ti¹ vie¹
 疾 往 可 懈 怠 不 爲

(85) 「𠵿 𠵿」似乎正是「向近處」或「向說話者(我方)」。但(84)卻又不然，此爲杜牧注語，全文爲：

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後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𠵿 𠵿」分明指若楚師渡河，當其未抵彼岸時，可自此岸從後攻擊。以說話者的吳方而言，楚師是「向遠處 𠵿」，離說話者的行動。那麼(86)的「𠵿 𠵿」對目的詞而言，正是「向前方」。但(87)的「𠵿」爲什麼又不用詞頭？至於(83)「𠵿 𠵿」表面上似無可對譯，但或者夏譯有袁紹渡水(官渡水)而來的意思。因爲這裏是李荃敘有名的官渡之戰，全文爲「袁紹有十萬之眾，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因此對曹操而言，「𠵿 𠵿」是向着曹操而來。則「𠵿：𠵿」是否果如 kepping 或西田所稱，「向近處：向上」？尙可比較前引例(68)「𠵿 𠵿 𠵿」對誘「我」的敵方而言，是「我」向「敵方」的行動；及例(88)則挑戰的敵方，欲「我」向「敵方」有所行動，又用「𠵿 𠵿」；而(89)「𠵿 𠵿 𠵿」卻似乎無所向。

- (88) 22B-4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敵近而靜者，恃
 nin¹ ndʒiə¹ mi¹ mu² ta¹ ldɿə² ngê¹ 其險也；遠而挑
 近 住 不 動 者 地 險 戰者，欲人之進
 也。

孀 嫗 逐 薙 髻 嬾
 ldou¹ khwa¹ ndzɿe¹ tshɿeu² vɿe¹ ta¹
 恃 遠 住 誘 爲 者

救 嫗 薙
 vɿei² lho¹ ngɿe²
 出 欲

(89) 37B-1b 慨 髻 慨 薙 嬾 殺 救 棄財致死者，不
 mi¹ vɿe¹ mi¹ tshɿu¹ mbu¹ nga¹ ndziwo² 得已也。

不 爲 不 成 因 軍 人
 姚 嬾 殺 薙 薙 殺 殺
 ka¹ tɿei¹ ngu² wa² ndɿn² ɿɿu² ɿɿn¹
 命 專 而 物 求

薙 薙 殺
 ɿwei¹ ngɿe² liə¹
 戰 欲 也

還有 (90)、(91) 的「髻 嬾 髻」之於 (91) 的「救 嫗」似不應有「向近：向遠」的差異。而 (90) 的「薙 薙、薙 殺」，(91) 的「薙 嬾、薙 薙、薙 殺」，(92) 的「薙 薙、薙 嬾」，及 (89) 的「薙 殺」，究竟「薙」指示了什麼共同的趨向？

(90) 22A-5a 殺 薙 薙 髻 嬾 髻 今敵近背之，則
 vɿei² ɿɿe¹ riɿe² kɿn¹ — nɿn¹ nga² 我利敵凶。
 敵 與 近 我

行 薙 薙 殺 薙 薙 薙 殺
 tshɿwe¹ ndɿn² riɿe¹ vɿei² ɿɿe¹ ndɿn² ndziɿu²
 利 得 敵 損

- (91) 22A-6a
- | | | | | | | | |
|-------------------|-------------------|-------------------|-------------------|-------------------|------------------|-------------------|---------|
| <u>敵</u> | <u>教</u> | <u>并</u> | <u>孺</u> | <u>敵</u> | <u>敵</u> | <u>孺</u> | 吾遠之向之，則 |
| ɤwə ² | riɛ ² | ndɪn ² | we ² | vɛi ² | ʒiɔ ¹ | krɪn ¹ | 進止自由；敵人 |
| 前 | | 為 | | 敵 | | | 近之倚之，則舉 |
| <u>敵</u> | <u>孺</u>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動有阻。故我利 |
| — | nrɪn ¹ | nɪuo ¹ | vɛi ² | tɛi ¹ | da ² | mu ² | 而敵凶也。 |
| | 近 | 又 | | 置 | | 動 | |
| <u>敵</u> | <u>敵</u> | <u>敵</u> | <u>并</u> | <u>孺</u> | <u>敵</u> | <u>孺</u> | |
| ʒiɛ ² | ɤɛi ² | ldu ² | ndɪn ² | we ² | nga ² | ɤɪn ¹ | |
| 時 | 患 | 阻 | | 為 | 我 | (之) | |
| <u>并</u> | <u>敵</u> | <u>敵</u> | <u>孺</u> | <u>并</u> | <u>敵</u> | | |
| ndɪn ² | nei ² | mr ¹ | ɤɪn ¹ | ndɪn ² | nɔn ² | | |
| | 利 | 人 | (之) | | 惡 | | |

- (92) 44B-4a
- | | | | | | | |
|--------------------|-------------------|--------------------|-------------------|-------------------|------------------|--------------------|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假如欲退而歸， |
| trɪn ¹ | vɛi ² | ʒiɔ ¹ | lhɔ ¹ | kai ² | ʒiɛ ² | nga ² |
| 如 | 敵 | 退 | 欲 | 時 | | 則開圍使去，以 |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順其退，使無鬥 |
| mi ² | tɕiɔ ¹ | thɪwr ¹ | vɛi ¹ | ngwe ¹ | mbu ¹ | ndɪn ² |
| | | | | | | 心，遂因而擊之 |
| 我 | 路 | 開 | 為 | 樂 | 因 | 。 |
| <u>敵</u> | <u>敵</u> | <u>敵</u> | <u>并</u> | <u>孺</u> | <u>敵</u> | |
| ta ¹ | ɤwei ¹ | nɛi ¹ | ndɪn ² | mrɪn ¹ | tha ² | tɕhɔu ¹ |
| 走 | 戰 | 心 | | 無 | 其 | 上 |
| <u>敵</u> | <u>敵</u> | <u>敵</u> | <u>敵</u> | | | |
| ndɕiɛ ¹ | ni ² | ku ¹ | mbu ² | | | |
| 擊 | 語 | 助 | 則 | 勝 | | |

另外像 (68)、(88)、(89) 及 (93) 這樣的結構，形式上似乎也能分析成動詞語幹，

前加希求式詞頭，後加由動詞虛化而來的表欲、願之語尾助詞。西田引《法華經》(1986b: 3)，例(94)亦是。似乎(92)的「燒 緩」也正是動詞語幹後加表欲、願的語尾助詞之結構。

- (93) 31A-2b 銷 殺 并 禪 莊 報 殺 欲敗晉師，請致
 tsɿɛn¹ nga¹ ndɿn² mbei¹ ngɿe² tʃhɿu¹ nga¹ 師。
 晉 軍 敗 欲 楚 軍
薩 髻 薺 維 𪛗
 tʃhɿeuw² vɿe¹ ʃɿe¹ nga¹ ɿɿ²
誘 爲 往 我 謂
- (94) 薩 髻 薺 維 𪛗 禪 隨 諸々の分身佛を
 諸 身 分 佛 自 處 本 土 各自の本土に還
救 燒 薺
 還 欲
 さんと願ヲ。

若比擬動詞語幹前加方向詞頭，後加趨向動詞的結構形式，無疑又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以上所說，再一次說明學者的推論與語料有相當大的差距。主要是(一)動作趨向的語法形式是否轉變成完成態，及(二)希求式諸詞頭是否分別指示不同的方向？無論如何《孫子》對上述兩個問題，都不能正面肯定。那麼文獻語料以外的依據可信度復如何？先檢查前述(一)沃爾芬登的假設。事實上他所大膽假設的，主要源自兩種語言的啟發(1929: 1-11)，其中之一是拉丁語。他指出書面藏語有前置輔音 -r-、-s-、-l-、-d-、-g- 的動詞，可以對譯拉丁語中有表方向詞頭 in-、ad-、a- 的動詞；因此書面藏語動詞前置輔音是表示動作方向的前綴。這個推論其實是不充分的，姑不論藏語凡有諸前置輔音的動詞，是否皆能一致對應拉丁語有方向詞頭的動詞。他並未說明藏語無前置輔音與相對的有前置輔音的動詞，是否為同源詞，及其與拉丁語的對應關係如何。以此觀之，將西夏語比擬古藏語固無不可，其中是否確具互相發明的意義，是需要審慎加以保留的(可參考孫 1986: 60)。另一種啟發沃爾芬登的語言，也

是充分具有依據的語言，是現代藏緬語系的語言。此與上述第（二）項問題實可合為一端。

根據近來的調查報告，現代藏緬語系的語言中，羌語及普米語、嘉戎語「動詞都有趨向範疇，構成趨向範疇是在動詞前加各種不同的前加成分，分別給動詞以不同的附加意義」（孫 1982: 215，又可參考聞 1943）。此外「景頗語、獨龍語、僜語的動詞也有趨向範疇」（孫 1981: 39），形式上大致是以動詞後加語尾助詞表示動作方向。兩者語句形式固然有前加與後加之異，具有體現趨向範疇的語法形式則是相同的。活的語言如此，七、八百年前的西夏語是否能加以比擬，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論斷？似乎也不盡然，可看下列簡單的對照表（參較 Delancey 1983: 101）³⁶：

	羌 語		普米語	嘉 戎 語		西 夏 語	
	北部	南部		一	二	kepping	西 田
1. 直上方	tə	tə	tə	to	to	撈 *a	撈
2. 直下方	a	əɿ	nə	na	nə	殺 *na	殺
3. 水源方	u	u	—	ku	ko	—	—
4. 下游方	sə	sl	—	di	nə	—	—
5. 靠山方	kuə	(xgə)	khə	ro	ro	發 *kɿ	發
6. 靠水方	thiu	(xa)	xə	rɛ	rə	猴 *viə	猴
7. 向心方	dzə	zl	də	—	—	砍 *ndɿ	砍
8. 離心方	tha	da	thə	—	—	發 *da	發 *riə

上表似乎不易得出明顯一致的語音對應。亦即就現有對西夏語的認識，實不能肯定西夏語的詞頭，與羌語、普米語及嘉戎語的趨向前綴必然有音韻上同源的關係。雖然似可以有語義上的比配，但「水源方：下游方；靠山方：靠水方」兩組相對的方位，似乎不是一般語言思維與表現普泛的成分，而是建基於特殊地理環境的實際需要。當年

36 這裏羌語用的是孫 1981a、1981b、1982a 所提供的資料；普米語錄自《普米語簡志》；嘉戎語用瞿 1984，其中「一」指用於將行體、現行體的方位詞頭，「二」指用於已行體、命令式的方位詞頭。另外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尚可參考聞 1943 及長野 1984。

西夏故地，是否也有同樣的地理條件（參較 Delancey 1983: 106-107，並參考橋本對長野的評論（長野 1984: 54））？至於羌語等動詞的趨向前加成分，實際上都有兼表時式、時態及命令語態的作用；學者一般似乎認為這是原有趨向指示功能逐漸虛化消失的現象，與當年西夏語的發展情形相似（Delancey 1983）。所以 kepping 說（1984: 220）：

顯然唐古特語在發展上比現代藏緬諸語言走得更遠，因為它的動作方向範疇變成了體和式的範疇。普米、羌和嘉戎語則保留了較多的古語特徵。

但如是設想是否必然合乎語言的事實？孫宏開在〈羌語動詞的趨向範疇〉中，有幾處敘述值得注意，他說羌語麻窩話（1981a: 38; 41）：

動詞命令式是用趨向前加成分兼表的……動詞表命令式時，加哪一個前加成分完全是根據長期形成的習慣，約定俗成。但是所加的趨向前加成分多半和發出命令的人當時當地所處的地勢環境有一定的關係。

又：

羌語和嘉戎語中，動詞的命令式一般都需要加一個前加成分，它與動詞表示趨向的前加成分基本上是一致的。

及說普米語，則有：

普米語中，動詞命令主要用動詞詞根韻母的屈折變化來表示，用趨向前加成分兼表命令只是一種殘存現象，只有少數動詞用表趨向的前加成分兼表命令式，或用趨向前加成分和動詞詞根韻母屈折變化相結合表示命令式。

他雖然並未因此認為諸語言趨向前綴的方位指示功能是後起的發展；但或許事實如此。如果西夏語和現代羌語、普米語、嘉戎語有直接系屬的關係，較合理的推測可能是：具有方位指示功能的動詞詞頭，在較古老的西夏語為尚在發展中的狀態。

更周詳的說，西夏語的語序動詞例置句末，動詞前面的成分有表時間、處所的語詞；動詞語幹後可以有人稱詞尾，有表欲願、使令、趨向等由動詞虛化而來的助詞。則諸詞頭的語法功能究竟若何，我們可以設想的大方向是有限的，不外時式、時態、空間趨向等指示成分。學者的推測故能如此接近；而語料則顯示皆有可取，也有難以解釋的地方。這是否意謂着，詞頭是尚在發展中的語法裝置，彼此功能的分析尚未穩

定。因此：

(一) 一般而言，字典辭書的編纂相對於實際語言的變化，更新的速度會稍微落後。如果西夏語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來源確為空間方向的指示，在使用文字的時代已弱化消失成完成體的標記；何以前引《文海》的四則字義解釋僅「𪛗」有「從高往下」之義，而無一語於時式、時態？而《文海》成信是西夏時期編纂的一部極有系統且全面的西夏文辭書³⁷。這種情形使我傾向於認為，諸詞頭的方位指示功能當時尚未發展定型。

(二) 西夏語《月々樂詩》中，第一組詩句幾乎不用詞頭，第二組詩句則出現大量詞頭（西田 1986a）。兩組詩句的差異，也許不是異語言的記錄，而是略似文言與白話的關係。第一組詩句為較典雅、保守的語言，所以幾乎不見有詞頭；第二組詩句則是較活潑的口語記錄，所以使用了大量的詞頭。同樣的，吾人試一讀西夏人翻譯的佛經，也能體會到譯經的語言典重拘謹。相對的，《孫子》或《類林》的翻譯則流暢、繁複，出現大量詞頭。只不過即使在口語文中，詞頭的功能也尚未定型，自然不易從中求得確解。

(三) 與西夏語可能有系屬關係的語言，經歷長期的演變，諸詞頭的意義已經類推穩定為空間方位的指示成分；其他語法範疇則各自分化為不同的形式表示。現代的羌語等語言之方向詞頭可以兼表時式、時態、與命令語態，或許果然是「殘存」的現象。

當然上述推測，還須進一步尋求直接的充要證明。我們必須能更深刻的理解西夏語、及現代藏緬語系的相關語言。

六、結 語

西夏語屬於漢藏語族，是藏緬語系的語言。在漢藏語族中保有早期文字紀錄的語言，除了漢、藏、緬語之外，便是西夏語了。任何對西夏語正確無誤的了解，都與漢藏語族歷史比較的研究息息相關。站在這個大方向看問題，kepping 針對西夏語動詞詞頭提出「趨向範疇」一說，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成就。不過就事論事，夏譯孫子兵法的語料並不能充分支持她的看法。雖然《孫子》不能代表完整的西夏語，我並不認為

37 同註 6、32。

本文所說必然正確無誤。然而本文檢討學者所做的論述，指出未必就是定論，我的理由主要有三點：

（一）學者於方向判準的互相歧異，及與文獻語料的齟齬，顯然不是少數的例外，而是解決方案的不完整、不妥善。

（二）對於動作空間方向的語法範疇，與動作狀態的是否完成，如果可以互相轉移，其轉移的形式為何，學者的推論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三）學者以現代藏緬語系的語言、及書面藏語，與西夏語互相印證的過程只是片面的觀察，並不能證明有發生學上同源的效果。

簡言之，推理性的規則，面對語言的事實總是有例外的。如果我只是指出《孫子》的幾個例外語句，並不能推翻既有的理論，也不能推進學術。我所反覆求索的過程，則指出詞頭「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與語境的各種趨向密切相關，包括時間的古往今來，與空間的上下左右；詞頭「𪛞、𪛟、𪛠、𪛡、𪛢」則為結合趨向的命令（或希求）語態之意義，與說話者、受話者的相對位置，及動作的起迄點有關。同時也指出既有理論尚有難以圓說的地方，關於西夏語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還是一個需要繼續求解的問題。

參 考 書 目

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

1959 傈僳語語法綱要 北京

王靜如

1932 西夏研究 I II III輯 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 No. 8、11、13

史金波

1983a 西夏語的存在動詞 語言研究，1983.2: 215-228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

1983b 文海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1966 西夏語の研究 (A Study of the Hsi-Hsia Language) II。座右寶刊行會 東京

1977 西夏文華嚴經 III 京都大學文學部

1986a 西夏語「月々樂詩」の研究 文學部研究紀要 No. 25: 1-83。

1986b 西夏語動詞句構造の考察 文學部研究紀要 No. 25: 84-116。

吳天墀

1980 西夏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范文

1986 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 寧夏社會科學 1986. 1: 1-5

長野彦泰

1984 ギャロシ語の方向接辭 季刊人類學 15. 1: 3-52 附橋本萬太郎コンソント I: 52-57;
西田龍雄コンソント II: 58-70

孫宏開

1962 羌語概況 中國語文 1962. 6: 561-571

1981a 羌語動詞的趨向範疇 民族語文 1981. 1: 34-42

1981b 羌語簡志 民族出版社

1982a 羌語支屬問題初探 民族語文研究文集: 189-224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b 獨龍語簡志 民族出版社

1983 川西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 西南民族研究: 429~454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試論「邛笮」文化與羌語支語言 民族研究 1986. 2: 53-61

孫宏開等編

1980 門巴、珞巴、僜人的語言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骨勒茂才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 羅福成 1924 手抄本 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陳士林等編

1985 彝語簡志 民族出版社

黃布凡

1985 木雅語概況 民族語文 1985. 3: 62-77

國立北平圖書館

1932 西夏文專號 館刊 Vol. 4 No. 3.

許章真譯

1985 西夏語研究發展簡史 中國邊政 90: 20-26

陸紹尊

1983 普米語簡志 民族出版社

賈敬彥

1986 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歷史研究 1986. 1: 52-59

聞 宥 Wen Yu

1943 Verbal Directive Prefixes in the Jyarung Language and Their Ch'iang
Equivalents (嘉戎語中動詞之方向前置及其羌語中之類似) 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
Vol. III: 11-20.

1944 論嘉戎語動詞之人稱詞尾 (The Personal Ending of the Verb in the Jyarung
Language as Spoken at Paslok) 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 Vol. 1 No. 4: 1589-
1604.

林 英 津

劉楚人

1132 西夏國書字典音同一卷 羅福成 1935 手抄本 旅順庫籍整理處印行

劉 璐編

1984 景頗族語言簡志(景頗語) 民族出版社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4 西夏史論文集

戴慶夏等編

1985 阿昌語簡志 民族出版社

瞿霽堂

1984 嘉戎語概況 民族語文 1984.2: 67-80

1985 藏語動詞屈折形態的結構及其演變 民族語文 1985.1: 1-15

羅福成

1915 西夏國書類編 東山學社油印本

羅福萇

1914 西夏國書略說 待時軒叢刊 5 上海 1937

龔煌城 Gong, Hwang-Cherng

1981a 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簡稱集刊) 52.1: 1-16

1981b 西夏韻書同音第九類聲母的擬測 集刊 52.1: 17-36

1981c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 集刊 52.1: 37-78

1985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angut through Examination of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s (西夏的音韻轉換與語音構擬) 18th 漢藏語言學會議
論文 曼谷

1986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母部分) 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 臺北

1987 Case Postposi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14th 國際語言學者會議論文

Delancey, Scott Cameron

1980 Deictic Categories in the Tibeto-Burman Verb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1 The Categories of Direction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
Burman Area (LTBA) Vol. 6. 1: 83-101.

1983 Tangut and Tibeto-Burman Morphology LTBA Vol. 7.2: 100-108.

Huang, Shuan-fan (黃宣範)

1977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977 Linguistic Institute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55-66 1978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Kepping, K. B. (К. Б. Кепинг 克平)

1968 A Category of Aspect in Tangut (Translated by Eric Grinstead 西夏語的
體範疇) Acta Orientalia 33: 283-294 1971

1979 Сунь Цзы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e (夏譯孫子兵法研究) Москва.

- 1982 Deictic Motion Verbs in Tangut (Translated by Kathryn Rumsey and Scott Delancey) *LTBA* Vol. 6. 2: 77-82.
- 1984 唐古特語表示動作方向的範疇 (顧蔭寧譯·史金波校) 語言研究 1984.2: 215-222.
- Sofronov, M. V. (М. В Софронов, 索夫洛諾夫)
- 1968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西夏語的語法) II Москва.
- Welfenden, S. N. (沃爾芬登)
- 1927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藏緬語形態學綱要)
London